



合參
講

詩經正解

邨

三

五仁
505
3



周會
攻印

509
卷

詩經正解卷之三 國風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荃蓀石

彙輯

門人

尹士傑漢
黃世煜景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璋章玉

全閱

邶一之三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宛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

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但邶

鄘地既入衛。其詩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而舊說以此下十三國。皆為變風焉。

衛與邶鄘接壤。朝歌之地。商受之都也。武王以封同母弟康叔。是後九傳。而共伯蚤死。妻共姜守義。咏柏舟。凜凜乎一醮不改

之操。蓋衛風之首倡也。十世而武公知行並進。交傲于鄉士。抑戒賓筵之作。宛然酒誥之家法也。詩歌有斐。衛其最著乎。由武

而莊而桓。漸以陵替。莊公狂蕩暴疾。以寵奪正。州吁弑逆之慘。公釀成之也。宣公淫蕩醜惡。納媿為妻。墻茨鴉奔之非。其何能

國。無怪乎淫風大行。赤狐傷亂也。再傳而懿。軒鶴覆國。獨賴戴文兄弟。光復舊物。定中作楚丘再造矣。文以下二十傳。而嗣君

貶號曰宋。止有濮陽之地。又六世。秦二世廢其君為庶人。而康叔之澤斬焉。迹其治亂興亡。本原之地。始基之也。先儒張子顧

謂衛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卑下。故其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然則移風易俗之說。果皆



非歟。○嚴緝。周南國風疏曰。既以衛國為首。邶鄘則衛之所滅。故以邶鄘先衛也。○正義曰。以康叔不得二國。故知後世子孫也。頃公之惡。邶人刺之。則頃公以前。已兼邶與鄘。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強弱相陵。故得兼彼二國。混一其境。同名曰衛也。此殷畿千里。不必邶鄘之地。止建二國也。或多建國。數漸并于衛。不必一時滅之。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遷邶鄘之民于洛邑。邶鄘二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懷州。今懷慶府。衛州。今衛輝府。相州。今彰德府。開封府。今仍舊。並隸河南大名府。今仍舊。澶州。今開州。滑州。今滑縣。並隸北京。濮州。今東昌府。濮州。隸山東。○前漢地理志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考索曰。邶鄘衛商畿內地。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分其地。置三監。自紂城北為邶。南為鄘。東為衛。成王滅三監。封康叔于衛。後世并二國而有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變風始作。各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自頃公至襄公。凡十二君。有詩者六。

成以下無詩○安成劉氏曰綠衣燕燕等詩莊姜自作。共姜作栢舟。桑中言沫鄉。皆正作于衛國。而或係邶。或係鄘。泉水載馳竹竿。皆在于外國。而一係邶。一係鄘。一係衛。意太師各從得詩之地。而係之也○朱鬱儀曰邶鄘衛三監之故墟也。卒并于衛。皆衛詩也。仲尼錄詩。宜若可沒邶鄘矣。必存之。存三監也。存三監。正所以存殷也。武庚之誅。仲尼所不予。故存邶鄘。以致意焉。○自吟詠性情言之。則變風之發乎情。乃民之性。自達于事變。懷其舊俗言之。則變風止乎禮義。乃先王之澤也。觀衛女之思以禮。共姜之誓以義。蝮螫無齒。不在所齒。墓門不義。必在所惡。則所謂止乎禮義者。皆然矣。先王盛時。其流風美意。能使後世婦人女子。小子小夫。賤隸。皆能自致于禮義之中。不敢以私廢公。不可以恩忘義。則王澤所漸。不既深乎。夫禮義見于人之吟咏。此變風所以作也。蓋天下之公議。當在上。而不當在下。今周之所以為禮義者。不存于周。而存于詩人。周之為周。可知矣。○所謂衛首變風者。衛居紂都。逼近王畿。兼邶鄘而有之。滅人之

國罪莫大焉。矧同姓者乎。奈何天子不能討。方伯不能伐。是以未強而本弱也。即衛詩之始卒。君臣之亂。未有甚于此時也。民俗之敝。未有踰于此國也。聖人筆其罪。以刑萬世。首之變風。次之二南。著善以明惡也。

○栢舟章

傳管叔封之于邶。與蔡叔霍叔康叔監殷。四國害

周公。康叔諫不聽。三叔遂以殷叛。康叔憂王室。賦

栢舟

序栢舟。蓋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

小人在側

全旨通詩。總是為不得于夫而作。首章言不得于夫。而其憂難解。次章言不得于夫。而情莫訴。三章言不得于夫。而自反無缺。四章言不得于夫。而見愠群小。五章言不得于夫。而深致憂恨之詞。怨情已盡于篇首二句。自是一篇之骨。其不諒于兄弟。見愠于群小。皆因不得于夫所致也。然不得于夫。亦說詩者之詞。詩人口中宜渾含為妙。中間說憂。即是說不得于夫。說愠于群小。正是說棄于君子。口中却不自言。若一語稍不渾含。即是對夫一語稍不自間。即是揚已。此說詩者當求之言外也。

沉反彼栢舟亦沉其流耿耿反不寐如有隱憂

微我無酒以敖音以遊

比也。汎流貌。栢木名。取取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也。微猶非也。○婦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栢舟自比。言以栢為舟。堅緻牢寔。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然于水中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為無酒可以遨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為婦人之詩。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

變風之旨。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歟

合參。婦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拍舟自比。若謂樂莫樂于室家之胥慶。而變莫變于夫婦之相睽。我今不幸。而遇遭其變。寧不重可哀耶。彼以栢為舟。堅緻牢寔。宜以之乘載也。今汎彼栢舟。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然于水流之中而已。失其所也。不亦甚乎。我之不得于夫。而無所依薄。何以異是。是以取取于中。而不遑假寐。如有隱憂。而不能自安。吾聞人之有憂。惟酒可以解之。今是憂也。寧我無酒可以敖。而可以遊乎。蓋變之所關者大。憂之所感者深。殆非酒之所能解耳。

折講。舟以載物。而不得載。婦以承夫。而不得夫。此比意也。栢字汎字。見德有可取。而不取意。註堅緻牢寔。亦喻已之堅持貞固。但此意在我。心非石。豈方見出。此處只宜輕說。味一亦字。多少含愁。耿耿四句。須一直說下。人心若有所係。則其他皆所不省。惟此憂之一路。偏覺分明。耿耿然欲寐而不寐也。本是隱憂。而加一如字。更為悽慘。婦人之憂最隱。向人說不出來。縈迴迷漫。不知所憂何事。但覺胸中有物。

耳。故曰如有。只說微我無酒。而不言非酒所能解。語意了而不了。意味甚長。○篇中唯首二句。是顯說見棄。而反是托言。餘皆反覆述已之憂。而不言所憂之何事。即明言群小之見溫。而不言見溫之何由。所以為賢婦人也。○大全問。柏舟看來與關雎無異。彼何為興。朱子曰。他下面便說淑女。見得是因彼興此。此詩纔說柏舟。下面更無貼意。見得其意是比。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音儒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

愬逢彼之怒

賦也。鑑鏡茹度。據依愬告也。○言我心既匪鑿。而不能度物。雖有兄弟。而不可依以為重。故往告之。而反遭其怒也。合然。然不得于夫。當必有其故也。惟心之明者。能度之。今我心既匪鑿。而所以不得于夫者。不能度其所由取此之故。意惟至親可為依據。所賴以恤我之變也。何人有兄弟。皆依以為重。我亦有兄弟。而獨不可依以為重乎。夫不相關切之人。悠悠行路。雖告愬之。而無益也。

若手足之親。宜可告愬。今薄言往愬。不復省錄。而反遭其怒焉。只豈擯斥之人。不足比數耶。兄弟之不可據如此。亦將奈之何哉。析講上二句。言昧遭變之故。下因傷其不見容于兄弟也。上二句只須寬說。就不能揣摩物情變態。以引起下章自反意。非度其處之之術也。不可以據。猶云不可倚賴。非以兄弟為依歸之謂。往愬。非求以濟變。只是哀痛迫切。必訴于至親。庶幾抑鬱之情。猶有可舒。反遭其怒。正所謂不可據也。○麟士按。往愬。兄弟真婦人語。逢彼之怒。更極形容。亦不必謂果有此事。總是言困厄無聊。無處可訴。蓋不得于夫之人。無往非拂逆之境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音捲威儀棣

棣不可選也

賦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選簡擇也。○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可卷。威儀無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舍。皆自反

而無闕之意

合參反而思之。或者婦道有缺。則見棄猶可說也。今內省諸已。豈以存心無定而致然歟。則常以專一自勉。覺石猶可轉。而我心匪石。不可得而轉移之也。常以正直自勵。覺席猶可卷。而我心非席。不可得而卷曲之也。存心其何愧乎。抑外省諸躬。豈以威儀未善而致然歟。則律度偕臧。而衆美之咸備。周旋無失。而動容之中禮。隸隸然富而閑習。雖欲簡擇取舍。而不可得也。威儀其何愧乎。而何房闈之為厲階也。此則我之所不敢知者矣。

拊講此章。總是自求見棄之故。而不可得。劉上玉謂是簡點語。勿講似矜詡語。乃得上四句。言心之有常也。下二句。言儀之皆善也。不可轉言心之貞固。有專一不移易意。不可卷。言心之平直。有端正無反側意。富則全備。而無欠缺。間習則于全備中。又從容而不生疎。宜串說隸隸。非只儀容之美。就舉止中規中矩上言。威儀有得有失。則可簡擇取舍。今無一不善。何選之有心。與容不平。重心一邊。惟存諸中。

憂心悄悄

七小反

愠于群小

音

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

言思之寤辟

音

有標

音

賦也。悄悄憂貌。愠怒意。群小衆妾也。言見怒於衆妾也。覯見閔病也。辟拊心也。標拊心貌。

合參夫既自反無缺。而猶不得于其夫心之憂也。能不悄悄然其深切乎。所可恨者群小。觀望因我無依。亦皆厚薄其情。而于我乎見愠焉。或媒孽以成吾之短。或浸潤以重吾之過。覯閔不既多乎。或妬寵負恃。而簡傲形于動靜。或以卑凌尊。而戲慢見于詞色。受侮亦不少矣。其見愠于群小如此。夫我何人。而見愠也。群小何人。而敢于愠我也。是以于獨處靜存之際。深思其故。不平之情。寔有難以自舒者。故每于寤覺之時。不禁拊心。而手標然也。亦付之自傷自悼而已。其將何所告哉。

柳講上四句叙已困于所遇。下是痛心之意。憂心悄悄。本不得于夫。來愠于群小。由不得于夫所致。觀閔二句。正愠于群小。處觀憫是媒。藥其短。中傷其事也。受侮。是被彼之侵凌。遭彼之戲慢也。夫不以我為妻。則妾不以我為嫡。或進而毀謗之。或因而媒慢之。既多不少。有無數難堪意。此皆失意人寔歷之言。不止一朝一夕。一言一事故。不禁思之而拊心也。靜思對人前隱忍言。將此無故見棄。獨處而深思。有取冤苦根由一齊撮到心頭之意。寤辭有標。乃是自怨自艾。非怨夫也。纒寤便爾拊心。無時不切切于是也。

日居月諸胡迭

音

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

音

衣靜言

思之不能奮飛

比也。居諸。語辭。迭更。微虧也。匪澣衣。謂垢污不濯之衣。奮飛。如鳥奮翼而飛去也。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尊。眾妾當卑。今眾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于煩寃曠耗。如衣不澣之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合參夫群小且見愠。則嫡妾易位明矣。彼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天道之常也。今日居月諸。胡為更迭而虧乎。失其常道甚矣。嫡妾尊卑易常。何以異是。我是以心之憂矣。至于煩寃曠耗。如衣不澣之衣。在體而不能以自如焉。且靜言思之。倒置之橫。既不可忍。羈縻之伍。又無可推。恨不能奮起飛去。使脫然而無累也。夫不得于夫。大變也。乃惟反躬自咎。而初無怨懟之詞。真可謂賢婦人矣。聖人係之變風之首。有以也夫。

柳講上二句傷嫡妾之易位。下四句喻已憂之切至也。迭微。重日不宜虧。而今亦虧一邊。不可以日月交迭互講。日月非真有更迭而虧之事。特以已事假設而言耳。日食為天道大變。奪嫡為人道大變。憂正在此。心憂二句。兼上起下之詞。如匪澣衣。極形不得自如之狀。不能奮飛。要蒙上如匪澣衣來。相反看。是恨其不能脫然無累意。猶云安得身在事外耳。益憂之極。而為是決絕之詞。非寔語也。若說義不可去。姑爾安之。注不消着一恨字矣。六帖煩寃。心煩而屈抑也。曠耗。心皇惑而亂也。麟士按集傳。惟詩柄。下不得于夫一句。後帖口。

氣處俱更不相及。說家于心匪茹兄弟怒。群小慍皆云不得于夫。雖理有之。而必非其所忍言。無回說最當也。通章命意措句。汎彼二句。是此。比下竟接餘論。却是賦矣。然以比起。故屬比也。于胡迭而微亦如此。○螽斯固通篇是比。漢廣江永下。亦別無餘文。然今如此等。我難直陳。而托物起詠。則必取蘊籍。或事有不可言者耳。從來沿習。于比下。動云我之云云。何以異此。則不如無比矣。今詩家或詠花以比美人。而又自曰美人之美。何以異此。可謂有詩乎。并謬欲一概芟却。○柏舟二句。下即接耿耿二句。似憂即承那柏舟。日居二句。綠衣二句。下俱接心之憂矣。似憂即承那日月。綠衣何等可味。若又說破正意。便嚼蠟矣。

柏舟五章章六句

費城朱氏曰。莊姜不得志于夫。而無怨夫之意。不見禮于兄弟。而無絕兄弟之情。不見愛于衆妾。而無怒衆妾之心。所以自反者。惟知心志不可以不專一。威儀不可以不嫻習。使惡我者。無得而簡擇。怒我者。無得而瑕疵。亦可謂善自處矣。此所以居變

風之首也。歟。陳爾翔曰。正風以關雎為首。夫婦之正也。變風以柏舟為首。夫婦之變也。閨門為風化之原。故夫子謹之。○王非熊曰。嗟夫。臣有忠而見黜。婦有貞而見棄。惜哉。誠心難明。而流俗難悟也。然貞婦不以無罪見棄。而變其從夫之心。忠臣不以無罪見逐。而移其從君之志。故莊姜詠匪石以自誓。屈原賦懷沙以自沈。嗚呼。不幸而處君臣夫婦之變。此亦足觀矣。○朱子曰。婦人不得于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曰我思古人。寔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然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者。所以雖為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于其君。子之不得于其父。弟之不得于其兄。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為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之過也。賈誼曰。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又失之遠矣。

○綠衣章

傳衛莊公之嬖人生州吁好兵莊姜憂之賦綠衣

序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

詩也

全旨通詩重夫婦之變不重嫡妾易位上前二章以遇變言後二章以處變言前之憂憂今日遇此之無聊後之思思古人處此之有道憂字思字乃一篇之骨然亦求自盡而已絕無纖毫怨夫意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比也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間色賤而以為衣正色貴而以為裏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莊公惑于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言綠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使我憂之不能自己也

合參莊公惑于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若謂不可解者夫婦之倫而不可易者嫡妾之分不謂予之所遭而反失其常也彼綠間色賤也黃正色貴也間色之綠宜以之為裏正色之黃宜以之為衣斯貴賤不相倒置矣今以綠為衣而見于外以黃為裏而隱于中則顯者非所當顯幽者非所當幽不猶賤妾之蒙寵當幽而反顯正嫡之見棄當顯而反幽乎夫顯微易位則名分以乖事雖始于閨門禍將延于宗社故使我心之憂矣而何能以自己哉

折畫此章以表裏喻幽顯綠衣黃裏內外之失所也甚矣賤妾顯而正嫡幽何以異是此憂之所以不能已也沈平齋云黃綠皆自然之色不可相無貴于各得其所用之道耳最得作者婉約至意莊姜之憂豈為一身為君憂為君之子憂為國家後日憂蓋名分紊亂綱常倒置禍亂之原將必在此此本謝疊山張南軒之說有謂憂須緊頂各章上文遇變難處為是宗社大話嗣君流禍却不可用愚以為兩說並行不悖行文不必膠柱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今以綠為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其失所蓋甚矣。亡之為言忘也。

合參服之上者為衣。宜以正色為之。服之下者為裳。宜以間色為之。斯上下不相倒置矣。今以綠為衣。而黃者更自裏轉而為裳焉。失上下之宜如此。不猶賤妾之蒙寵。當卑而反尊。正嫡之見棄。當尊而反卑乎。夫尊卑失叙。人倫以亂。怨雖生于一時。禍將流于後世。故使我心之憂矣。而何能以軒忘哉。

拊講此章。以上下喻尊卑。綠衣黃裳。上下之失所也甚矣。賤妾尊而正嫡卑。何以異是。此憂之所以不能忘也。○嚴緝黃裏。言掩蔽而已。黃裳則失位矣。王而弘曰。以黃為裏。猶未居下。至以為裳則下矣。故曰失所蓋甚。

綠兮絲兮女

音汝

所治

平聲

兮我思古人俾無訖

音尤叶于其反

兮

比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訖過也。○言綠方為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于有過而已。

合參雖然。遇變而憂者。固人情之常。而古處為期者。亦自善之道。彼綠方為絲。其色已可愛矣。而女又經綸以治之。此綠之所以益顯也。然則妾方少艾。其色亦可愛矣。而女又從而寵嬖之。何怪眾妾之益尊而益顯乎。故我也靜言思之。豈無古有人焉。嘗處此夫婦之變。而能保其身之無訖者乎。我則法其已行之事。以為自淑之資。委蛇行變。隱忍圖全。俾此身得立于無過之地。斯亦幸矣。若妬寵忿爭。予何忍為此態也哉。

折講此喻妾之及時見寵而思法古人。以自免于過也。綠衣本妖艷。况人情經手治者。自然鍾情特甚。正比妾之及時見寵。古人泛言古

之賢婦人。俾無訖以處夫婦之變。須委曲以全其道也。此二句。根妾見嬖來。蓋嫉妬由此而生。未免處失其宜。已先有過。故思古有處過此等事者。庶法之而過以免。此指處夫婦言。不兼嫡妾說。

締兮綌兮。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比也。淒寒風也。○締綌而遇寒風。猶已之過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

合參。夫物之踰期。則有菲薄之念。人之過時。遂有厭棄之心。彼締綌當暑之服也。若夫歷夏逾秋。寒風淒切。則進前而不御矣。我之過時見棄。而所處卑微。亦何怪乎。故我也靜言思之。惟彼古人。有常遭此夫婦之變。而能自善以終身者。我則以吾欲為之本心。而質其已行之成法。恰似我有此意。而古人先得之也。則亦自安焉已耳。夫不求其過于夫。而求免其過于已。不致其怨于妾。而推其善于古人。莊姜誠可謂賢矣。

析講此喻已之過時見棄。而因思古人有同于已也。締綌本涼薄。又遇淒風。愈覺無用。正比已之過時宜棄。寔獲我心。本無訖說來。心字就期無過之心。說莊姜自揣冷淡光景。原無爭寵之心。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若我有此意。古人先得而嘿與之相合也。○正嫡所以幽微。賤妾所以尊顯。全由色衰愛弛上來。彼正嫡少時。何嘗不蒙寵眷。今日冷淡至此。故卒自安于心。因追維往古。欣然有會。一意勤修。毫無怨懟。善處若此。其又何恨乎。淒風。○俾無訖兮。失意之人。不求其好。止求免罪。猶有畏心。寔獲我心。則直以為固然。而安之矣。漢班婕妤求供養太后。亦得莊姜處變之法。○前章註有常遭此。此字指少艾得寵。此章註善處此。此字指色衰見棄。○言外見得綠絲雖可愛。畢竟是閒色。締綌雖可棄。而貴重之質自在。詩人不但善喻。其談理亦甚精細。

綠衣四章章四句

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

豐城朱氏曰莊姜之憂憂已之不得于其夫也。已之不得于其夫。似若未害也。而夫婦之道于此乎始虧。嫡妾之分于此乎始亂。事始于閨門。而毒流于一國。怨生于衽席。而禍延于後世。則其憂也。豈一人之憂。乃邦國無窮之憂也。而亦何能自己于言乎。○山谷文云。此婦人傷己之詩也。由後世觀之。必且仰天而號曰。何為使我至于此極也。殆有甚者。今其若此。亦可觀矣。蓋無意而摠其蘊。不得已而後言。仁厚積中。而言者其行之指也。

○燕燕章

傳戴嬀歸于陳。莊姜贈之于野。賦燕燕。

序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全旨通詩前三章。歷叙在已別離之情。末章備述戴嬀之德。正以見已之難為情也。總以之子于歸句作主。蓋以夫亡子弑而于歸。是何

等事何等時。則歸亦極苦矣。莊姜處危疑方迫之際。悲人亦還自悲。兩人胸中各有一段說不出之苦。吞吐言外。豈止尋常作出門惘惘離別可憐之態乎。若子喪國危。在當日有不忍言。不敢言者。故只序相別之苦。而言外之痛隱然。○前三章。但見莊姜拳拳于戴嬀。有不能言者。末章乃見非情愛之私。由戴嬀有如是之德。又能以先君之思相勉。則見戴嬀平日于莊姜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于其歸而述之如此。無非得性情之正也。

燕燕于飛。差初宜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

弗及。泣涕如雨。

興也。燕。馴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差。池不齊之貌。之子。指戴嬀也。歸。大歸也。○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已子。莊公卒。完即位。嬀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

合參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嬀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若謂樂莫樂于人。我之相聚。而苦莫苦于彼此之相離。况我仲氏長與衛絕矣。今日之別。吾其何以為情哉。惟彼燕燕。春來而秋返。向宿而背飛。今但見前之飛者。如有望而欲歸。後之飛者。如有追而弗及。其羽則差也。而兩不能齊矣。况我之子。值君亡子喪之日。斃然一身。既無所主。乃不獲已。而反其宗馬。其于歸也。則必將不復來矣。我也。念向日之聚首。嗟此去之長違。有不禁惜別之深者。而何能已于一送耶。于是出自公宮。不止送之于郊。送之于牧也。而直遠送于野焉。斯時也。歧路攬袂。覺音徽之尚在。而行踪漸隱。欲瞻望以無從。中途感嘆。顧影自憐。欲長慟而不敢。惟無言而淚零。泣涕如雨。雖欲過之。而莫能過矣。

燕燕于飛頡

與潔同

之頡

與抗同

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

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興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將送也。佇立久立也。合參彼燕燕于飛。一則頡之。一則頡之。上下如織。若告予遠望之心矣。况我之子。罹此大變。而于歸也。我兩人訣別之情。殆有不能堪者。而能不遠于將之乎。不謂身之所將者近。而目之所將者遠。直至翹首行旌。瞻望弗及。斯時也。予情難舍。延佇久之。若猶冀前途之廻駕。而以再聚為再分也。而重晤無由。亦祇潛焉泣下而已。

燕燕于飛下上

上聲

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

及實勞我心

興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在衛南。

合參彼燕燕于飛。一則或鳴而下。一則或鳴而上。哀音如訴。若助予南思之痛矣。况我之子。罹此大變。而于歸也。一別淇泉之地。言旋太

歸之墟。陳寔在衛之南也。而能不遠送于南乎。乃之子循南而去。而我亦向南而瞻。直至脂車既遠。瞻望弗及。斯時也。目斷行塵。無涕可揮。悠悠我心。勞思切。此時此際。終無復有能相憐。或能相慰者矣。

柳講燕宿則相向。飛則相背。故取為別離之興。燕之分飛。若不忍離。與已之送遠。自不忍別。燕燕華谷。主兩燕最妙。然謂莊公既沒。嫡妾相依。如燕相隨。則非也。此只興送時。行者在前。送者在後。如雙燕之飛。其羽差池耳。差池亦從燕燕二字生。言一燕稍前一燕在後。其羽不齊也。頡頏下上。亦各具兩人。頡頏飛相上下也。下上其音。聲相應和也。于歸句。但言離別。不必露出子弑國危意。蓋州吁之暴。在莊姜必諱言者。婦人迎送不出門。今之遠送。以戴嬀大歸于陳。非常之別。非常禮所能拘也。初別時。至泣涕如雨。已別後。猶佇立以泣。及望之不見。而茫然若失。此時目斷行塵。無淚可揮矣。自戴嬀一去。而子完之弑。州吁之暴。與莊姜之子然無依。許多愁苦。都在心上。所謂寔勞我心也。寔字見無限苦楚。都在心頭。而口說不出也。各末一句。皆本瞻望弗及來。非但叙離別之恨。而子弑國危之戚。隱然寓于不言之中矣。○南軒張氏曰。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温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如割。有合于詩人之情歟。

仲氏任平聲只紙音其心塞淵叶一均反終温且惠淑慎其身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賦也。仲氏戴嬀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淵深。終竟。温和。惠順。淑善也。先君謂莊公也。勗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言戴嬀之賢如此。又以先君之思勗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楊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于先君所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勗其夫人。真可謂温且惠矣。

合參然則戴嬀之行。杳然其不可挽矣。我也于今日之去。而想其平日之人。而不得不深念乎仲氏也。是故君子棄我。仲氏則以無說者

諒我而推其恩于柏舟無依之日。群小侮我。仲氏則以無過者信我。而施其愛于黃裳失所之時。其賢之見于相與之際者然也。自其立心言之。則塞實而不虛偽。淵深而不淺露。有諸內者。何其善乎。自其持身言之。則溫和惠順。而始終之一致。淑慎其身。而素履之無咎。體諸躬者。又何其善乎。此其內外身心之間。已無虧矣。且又恐我懷綠木之怨。忘伉儷之情。故于平居之時。憂戚以重我。存亡以感我。嘗以先君之思。勗寡人。謂勿以厚薄存沒之故。而二其心焉。雖匪石之衷。未忘疇昔。然而斯人亦與有助矣。夫仲氏之賢如此。則我今日者。傷恩信之不可以再邀。哀身心之于是而契濶。悲德音之從此而不作。於其別也。安得不始之以泣。維之以思乎。吁。不言子弑國危之戚。而言思念之情。與別離之恨。吾固知燕燕之詩。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柳謙此章追念戴嬀之賢。不是推其離恨之故。凡人朝夕聚首。雖深恩厚誼。都可相忘。一經離別。便想像他平日許多好處。上四句備述其德。下叙其勉。已以正也。任是以恩義相孚。契自其平日相與而言也。此句要提起另講。而下以身心作骨。言當見溫韞小時。嬀能以恩

相信。寂寞深宮。所可倚賴者。惟斯人而已。塞淵以立心。言德之蘊于內者也。溫惠二句。以持身言。德之著于外者也。末二句。就平日相勗勉言。勿作臨別時叮嚀語。先君之思。兼存沒。欲其不以存亡易念也。夫先君之思。姜之自盟素矣。而嬀又以相勗。非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者乎。講此章。全要言外。嗚咽。

燕燕四章章六句

豐城朱氏曰。余讀是詩。未嘗不嘆莊公之狂惑也。使其翻然悔悟。立莊姜以為之主。俾戴嬀以為之助。則閭門正矣。立子完以為之嫡。命石碯以為之輔。則國本定矣。若州吁者。可教則姑教之。不可教則去之。夫如是。則衛非今日之衛。即康叔武公之衛矣。顧乃以寵奪正。以孽奪宗。卒貽國家無窮之禍。不謂之狂惑而何。○隱公四年。州吁弑其君完。胡氏曰。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特以國氏者何。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碯盡言極諫。而

公不從。故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為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
按春秋二月。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可見未
踰年。而州吁之禍作。君完之仇雪矣。此詩之作。則在君完被弑
後。州吁未殺先。而執州吁請于衛而殺之。卒出于陳人。豈州吁
為陳女所切齒者。故假手于陳也。夫○附錄。左傳。衛莊公娶于
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
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嬀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
子州吁。嬀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
臣聞受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
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
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脗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
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
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
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
可。桓公立。乃老。

○日月章

傳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莊姜歸于齊。賦日月。

序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

于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全旨通詩一意。是屢呼日月。而訴夫處已之薄。因慨嘆而致屬望之意也。重在公之不見答上。以各章第四句作主。而以定字作骨。定正與回惑反。屬望意在各章末句見出。總是嘆其無常。而冀幸其一悟耳。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

定寧不我顧。

叶果五反

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辭，古處未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胡寧皆何也。○莊姜不見答于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其獨不我顧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為厚也。

合衆莊姜不見答于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若謂夫婦相與之際，人道之常也。若我今日之適，遭其變，將何所控訴哉。無已而訴之于日月，彼日居月諸，融光遍映，其照臨下土久矣。則于閨門之內，其人道之或乖，而或順，當亦監視之所及也。今乃有如是之人，于夫婦之間，絕無和諧之意，逝不以古人處夫婦之道而處我焉。是其心志回惑，亦胡能有定哉。而何為顧他人，而獨不我顧也。抑講上四句，訴其處己之薄，末有望其顧己之意。下二章皆同呼日月者，取其容光必照，有以燭閨門之隱也。古處如克諧二女，刑于寡妻，妻子好合，如鼓琴瑟，皆是不古處者。如舍栢舟之堅，棄黃裳之正也。古處二字，莊姜正有一肚皮不合時宜處。不古處就是心不定，而

不我顧也。顧猶顧盼之謂。未二句亦是望其將來之有定，而非責其既往也。胡能有定與寧不句，一意疊說，正哀訴的口氣。故情詞悽斷，不相聯屬。若說使其有定，必當顧我便呆。且訴其不定，即望其有定，訴其不顧，即望其能顧，不得分訴與望言，註獨不我顧，下一獨字，最有意。蓋莊姜不見答，為公惑嬖妾故也。曰寧不我顧，必有蒙其顧者矣。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呼報胡

能有定，寧不我報。

日賦也。冒覆也。報答也。

合衆彼日居月諸，盡下土而覆冒焉久矣。則于閨門之內，其人道之或乖，而或順，當亦明感之所臨也。今乃有如是之人，于夫婦之間，偏有乖離之意，逝不相和好焉。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于他人往復，而獨于我不見答也。

析講下土是冒言其覆冒之光宜有以遍察天下之情也相好以夫唱婦隨言不必以古道入講要根顧字說能顧則琴瑟和諧而相好矣不我報言我以禮施彼不以禮答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

定俾也可忘

賦也日且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為可忘者耶

合參彼日居月諸其且其望皆出自東方代明之下固無微而不燭矣今乃有如是之人夫婦相處不以古道善名不彰于人而德音之無良焉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于他人則念念在心而不忘而獨使我為可忘者耶

析講出自東方亦只照臨是冒意勿作有定處說德音無良總是言其後無情寔不作聲譽言語看俾也可忘就夫婦之常理論人皆不

忘而獨使我如此非其常矣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

報我不述

賦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夫而嘆父母養我之不終蓋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述循也言不循義理也

合參彼日居月諸其且其望皆東方自出久炤之下固無處而不及矣若父母于子皆有室家之願今我中道見棄何父母養我之不終也夫以偕老之夫婦而今固棄之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所以報我者何為不循義理也夫以見棄之餘猶有望之之意性情之厚不于此見哉此莊姜所以為賢也

析講此是訴于日月之詞勿作呼父母而訴之也父母畜我不卒重不得于夫上蓋父母養已而使之不得于夫是即父母之恩有所未

終也猶今人云生我不了意此真婦人語也報我不述言雖有時報我而都不循于義理也據終風首章可見此是寓望之意于絕意之詞而莊姜之情至此極矣○玠按麟士云女無不嫁而曰養我不卒深悲極痛之詞固是但人生百歲皆父母恩養所在直欲到底俱好今不得好到底即是恩養不得終局亦不必定指養在家不嫁為養也○此與上章末句雖無寧不二字然上章註何獨使我為可忘耶則此章亦當云何為報我不述耶方是望之之意○慶源輔氏曰一章云寧不我顧言不相顧盼也二章云寧不我報言不相酬答也三章云俾也可忘則蒙上句胡字言何獨使我為可忘者耶詞雖緩而意則切矣四章云報我不述則又言莊公雖有時相報我而都不循乎義理也雖為莊公所棄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是其性情之正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倣此

新安胡氏曰日月終風二篇據集傳云當在燕燕之前以某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蓋詳終風之詞莊公于姜猶有往來之時至日月則見公已絕不顧姜而姜不免微怨矣燕燕則莊公薨後送歸妾情不能堪耳以此視之則終風當先日月當次

終風章

傳莊姜見怒于公賦終風

序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能正也

全首通詩平看而意有淺深當以終字為主狂惑愈深正終字之意須認不忍斥言口氣首章言其狂暴二章言其狂惑三章言其狂惑

不開四章言其在惑愈甚前二章皆以一句為比而下三句乃致其
憂思之不忘後二章皆以二句為比而下二句乃致其憂思之特甚
各章末句要見莊
姜正靜自守意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

叶音燥

謔許約反

浪笑敖

音傲

中心是

悼

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謔戲言也浪放蕩也悼傷也○莊公之
為人狂蕩暴疾莊姜益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
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則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
誠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
自守所以忤其
意而不見答也

合參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莊姜益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
為比若謂夫婦之間固宜和厚以相與也若我今日之所遭遇殆有

不能忍言者彼天道不忒則有溫和之氣今也終日之風既無止息
而且加以以狂暴則乖戾而不和也甚矣然雖狂暴亦有顧我則笑
之時而若致夫相親之意但其情則是其意則非言之謔也放蕩而
不根色之笑也傲惰而不敬所以使我不敢言而但中心為之傷悼
耳豈謂其在暴之不
誠而遂怒然也哉

析講首句是喻其狂暴下俱是言待己之不誠而傷之也終風且暴
即是說莊公以下不須補出正意麟士按如是則顧我則笑亦可即
似說終風大抵有意無意之間詩家常法也終日風而且暴總是喻
其狂蕩暴疾非以終風喻狂蕩且暴喻暴疾也顧而笑初無好意味
一則字即謔浪傲俱有矣謔而浪非常謔也笑而傲非誠笑也下句
笑字因上句笑字而轉謔浪傲皆笑不誠之意似笑為主謔是不正
經笑浪不是好生笑傲不是親熱歡喜笑雖屬假意又不好說破
他唯有嘿嘿感悼而已中心是悼要得不敢言而心獨傷之意

終風且霾

與埋同

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比也。霾雨土蒙霧也。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惑也。雖曰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來。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之深厚之至也。

合參彼天道和平。則有清明之象。今也終日之風。既無止息。而且加以雨土之蒙霧。則陰翳而閉塞也甚矣。然雖狂惑。亦有惠然肯來之時。但以為往矣。而又有莫往之時。以為來矣。而又有莫來之時。往來之時少。而莫往莫來之時多。反覆而不可常如此。所以使我情切于中。悠悠思之而不能已耳。豈故以往來之無常而遂忘情也哉。

析講首句。是喻其狂惑。下即其無常而思之也。大風揚塵土自上而下。是謂雨土蒙霧。是雨土非真雨。則蒙霧非真霧。皆風使然。若真霧則無風矣。此有閉塞不開之意。道是往。又似來。道是來。又忽往。是謂莫往莫來。條而肯來。又條而絕不往來。意如飄風不可捉摸。然肯來無幾。而莫來甚長。此悠悠之思。苦其終無了日也。非止冀其來。正憂其狂惑之無已時耳。

終風且曠

與縊同

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音帝同

比也。陰而風曰曠。有又也。不日有曠。言既曠矣。不旋日而又曠也。亦比人之狂惑。暫開而復蔽也。願言則嚏。嚏。嚏。嚏也。人氣感傷閉鬱。又為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也。

合參彼陰風聚散。則其蔽也有時而開。今終風而且陰曠。意其止矣。乃不旋日而又曠焉。雖暫開而即閉也。其狂惑如此。是以使我當寢處之時。心有所係。寤焉憂之。而不能寐。而思願之深。遂至感傷閉塞。而成軌嚏之疾也。亦將如之何哉。

析講上二句。喻狂惑之暫開復蔽。下言切于所愛也。暫開在不旋日內。看出開者暫。而蔽者常。則陰曠如故矣。寤言二句。須一串說。蓋言寤而不寐。思之以至于病也。憂能傷人。故感傷氣閉。而成嚏。不必兼風霧說。願言則嚏。猶甘心首疾之謂。

曠曠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比也。瞶瞶陰貌。虺虺雷將發而未震之聲。以比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懷思也。

合。紱彼驟雨迅雷。則其止也可立而待。今則陰之蔽也。瞶瞶然方暗而未明。雷之發也。虺虺然將發而未震。蓋未有開霽之候也。夫狂惑之蔽愈深而未已如此。是使我寤焉而不能寐。而思願之深至于輾轉反側而不能釋于懷焉。亦將如之何哉。夫托物以為比。而不忍直斥其非。感慨以致思。而每有望之之意。詩人之忠厚如何也。

析講上二句。喻其狂惑之愈深。下言思之甚也。瞶瞶其陰。是積陰之象。虺虺其雷。是舒緩之聲。與驟雨迅雷不同。二句對看。比不日有瞶為甚。懷是懷藏于中而不能釋。有愈久不忘意。彼之狂惑未已。則我之興懷亦未已也。此與上章末二句。各承本章說。

終風四章章四句

說見上篇

安成劉氏曰。若以此詩。繼綠衣後。次日月。次燕燕。讀之。尤可備見。姜氏初作栢舟綠衣。惟自憂嘆。而止于和平。未嘗指譏公之為人也。至于終風。則言其狂惑蔽固。而猶不忍斥言及日月。然後極其詞。此豈情之所得已哉。

○擊鼓章

傳州吁求寵于諸侯。使公孫文仲帥師。及宋公陳侯魯人蔡人伐鄭。衛人怨之。賦擊鼓。

序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全首通詩皆危苦愁嘆之詞。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以我獨南行句作主。其序征役之苦。失伍之狀。與恐負室家

之約。俱根上南行來。惟有憂心。則無鬪志。既無鬪志。自動私情。意自一出。析言之。則首章言其啓行之事。次章本其啓行之故。三章陳其怠慢之狀。皆自征行之苦而言也。四章述其室家之情。五章恐違室家之約。皆自思家之情而言。總所以怨之也。

擊鼓其鏜與湯同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賦也。鏜擊鼓聲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屬。土土功也。國國中也。漕衛邑名。○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于國。或築城于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

合參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苦謂人情耳。不聞擊鼓之聲。身不親。踴躍之事。夫誰不願之。若今日者。鼓以進兵。則疾徐高下。而有鏜然之聲矣。兵以禦敵。則坐作擊刺。而有踴躍之狀矣。我之所為如此。夫衛國之民。皆惟上之所使也。顧或役土功于國中。或築城于漕邑。非不勞苦。猶處境內。而無危亡之患。惟我也。獨從軍南行。而遠出在外。有鋒鏑死亡之憂。較之土國城漕者。其危苦不尤甚乎。

抑謹此章言啓行之事。上二句述其所為。下因自傷其危苦也。鼓以進兵。用只練習。皆非戰時事。土國城漕。勿就役使不均說。蓋就均勞之中。而較量其苦。言彼非不勞。而猶在境內。若我之南行。則事屬不測。其苦尤甚耳。南行須打轉擊鼓用兵意。伐鄭未可露。鄭在衛南。故曰南行。○擊鼓踴躍。狀州吁喜兵生事之態。見非得已之師。土國城漕。非能安也。以南行較之。則安矣。亦以見無一人之不役也。○珩按集傳。自言其所為。屬首二句。因言以下。乃後二句。但首二句。雖自言所為。却概起。勿着我字。待下我獨南行出更妙。且本不欲用兵。而曰踴躍。亦可味。鋒鏑死亡。勿露。並憂字。亦勿露。憂心有忡。在下章也。只于獨字見意耳。○通解。坐作擊刺。不以兵法言。恐于下章有碍。○徐士彰曰。我獨南行。憂心有忡。味詩人含蓄之意。似不言鋒鏑死亡。而有隱然寓于其間者。蓋不忍言之也。如此則于不我活兮。不我信兮。處方有味。若朱註所云。特解經之法。而非風人之旨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與充同

賦也。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

合參然南行之役果何為哉。誠以今日之師本為伐鄭也。而孫子仲者寔伐鄭之主帥。我則從之。而結好于陳。修睦于宋。先和二國。遂進兵而同為伐鄭之舉焉。是行也。君與將欲之。陳宋亦欲之。而吾人固不欲也。不諒吾人之不欲。使之南行而不我以歸。存亡蓋未可知矣。憂心之甚。不有忡乎。

折講此章。推其南行之故。而切不歸之憂也。始露出伐鄭意。大將而呼之以字。輕之也。知是喜功樂戰之人。平陳與宋。見有與國以助之。必啓兵連禍結之事。觀此氣象。大約不我以歸矣。能不憂哉。是役也。有主帥。有與國。圍鄭又止五日。而以死亡為憂者。人不樂為州吁用也。勿誤作歲月之久。○陳供宛丘軍賦。陳與衛方睦。衛乃結好于陳。鄭莊佐宋子馮爭位。宋殤素致怨于鄭。衛亦求援于宋。平者合陳宋。

而後伐鄭也。○按春秋傳曰。衛州吁弑桓公而自立。梓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之。夏宋陳蔡衛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爰居爰處爰喪 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賦也。爰於也。于是居。于是處。于是喪其馬。而求之于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鬪志也。

合參夫死亡之患。日積于心。則于鬪志何有哉。彼師之出也。宿食屯住。有一定之居矣。今則于是居之。不必于常居之所也。師之處也。進止坐立。有一定之處矣。今則于是處之。不必于常處之處也。至于馬以駕車。亦宜閑之與衛之中也。今則不服控御。于是喪其馬。而求之于林之下矣。其失伍離次如。此誰復能振其赴敵之氣哉。

折講此章。自陳怠緩之狀。見其無鬪志也。居如宿食屯住之類。處如進止坐立之類。居處有常。控御有法。此兵律也。任情以處。非行伍之

法矣。喪馬而求，無馳驅之範矣。三爰字，皆有聊且之意。憂心日結，不復以戰鬪為念。此雖人心懈弛，亦見上無節制，而軍中有必敗之形也。○居常處暫，與喪馬分作三項。看首句指人言，下三句指馬言。

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賦也。契濶，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為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濶，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

合參夫鬪志既無，則死亡難免。其如我室家何哉？念我始為室家之時，以為夫婦之情如此之厚，有時而忘之不可也。于是期以變故之交，恐或有一死而一生者。契濶之際，恐或有一彼而一此者。俱不可兩相忘棄。業與子有成說矣。且相與執子之手，以為一時之愛如此之篤。有時而負之不可也。于是期以百歲相依，白頭共守。雖終身不忍背負焉，則又重致夫丁寧之意矣。今日言猶在耳，安能以忘之也。

哉

拊講此章，追叙其室家之約也。兼上無鬪志來，既無鬪志，自動私情，四句開說。上二句，期其不相忘棄，以處變言。下二句，期其不相背負，以處常言。死生契濶，作二字看。或曰生死之期，極為契濶，因下章但言契濶，不言死生也。愚滯可笑。珩按：下章濶兮應契濶，不我活兮應死生，並非但言契濶不言死生，偕老謂偕生偕死，而無他適意，即生同室，死同穴也。

于嗟濶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

兮

賦也。于嗟，嘆辭也。濶，契濶也。活，生洵，信也。信與申同。○言昔者契濶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偕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死亡，不復得與其室家，遂前約之信也。

合奈何有是南行也。吁嗟乎昔者契濶之約如此固望其能活也。今也有死亡之患其終不我活矣。安得全軀以歸而遂此約乎。吁嗟乎昔者偕老之約如此固望其能伸也。今也有死亡之患其終不我伸矣。安得完師以歸而伸此信乎。此吾人憂思之情所以不能自己也。夫既紀其南行之憂又恐不遂其室家之約。衛人之怨亦深矣。豈非衛侯疲民之力以逞己之志而致民之怨如此耶。其卒至于敗亡矣。宜

柳講此承上章說。上章是述其言。此是嘆其不得遂而怨之也。不得活謂不得活以遂其約也。不得伸謂不得伸以踐其信也。意必死亡根無鬪志來有惟恐之意。而不我字。正答州吁。○此連上章為一串意。亦是軍士離次時。閒思過慮。只叠叠說下。○唐人詩曰醉卧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是不我活意。可憐無定橋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是不我信意。

擊鼓五章章四句

豐城朱氏曰役土功于國者此民也。築城于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于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並興。罷民之力。以逞己之志。若斯之甚者也。是亦可謂忍矣。其卒至于敗亡也。宜哉。

○凱風章

傳衛之寡母欲去而子自訟焉。賦凱風

序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

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耳。

全前通詩重自責上。以我無令人句為主。母氏勞苦與莫慰母心。所謂無令人也。首章略分。上是喻母有育子之恩。以起自責之端。下三

章。是興子無報親之孝，以致自責之寔。折言之，則如疏義云：一章起自責之端，二章極自責之義，三章四章根上無令人來，蓋主于自責而有微諷之意。冀有以感悟其親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

天天

與腰 母氏劬勞

僚 叶音

比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天天少好貌，劬勞病苦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合參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若謂不可忘者，親之恩所當盡者，子之職。今我七子之無以報吾母也。豈其未知母氏之恩乎。彼凱風南來吹彼未成之棘心，所以長養之也。棘心由其長養，固天天而少好，則風之為力多矣。我母氏生我

衆子而育養之，亦猶凱風之長養棘心也。其劬勞也，不亦甚乎。夫母氏劬勞之恩如此，而為子者將何以為報也。

折講首三句，喻母育子之恩。末句歎其勞也。此即凱風吹棘心于少好之時，比慈母育衆子于童穉之日也。劬勞只就幼時說。蓋此本其始言之也。夫母既劬勞，則子當孝。故曰：起自責之端。○南風長養萬物，物情喜樂，故曰凱風。棘酸棘也。棘性堅強，費風之長養者。○珩按此詩雖三句比，末句正，然兩句一連，則吹彼棘心，語氣稍住。棘心天天承上却連下。天天亦起劬勞意也。此詩三句，下不妨明補正意。然亦不補高。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 母氏聖善 我無令人

興也。聖叡令善也。棘可以為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合參彼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是棘已成，但可為薪，而非美材，不有負凱風之長養乎。况我母氏通明而賢淑，其聖善也。若此，則為子者亦

宜同歸于善也。奈何子雖壯大，而無一令人以承之，則亦棘薪而已。其有負于母也，不既多乎？

析講此章，是自責之意。以棘薪之成，而非美材，與已之壯大而非令人也。聖即通明，善即賢淑。泛就婦德言，不粘育子上說，亦勿就節操上說。無令人，只是無善可述，而不能盡子道，亦在其中。○長樂劉氏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去也。此意言外，七子字在下章，只說我乃無一善人，便已見得。○安成劉氏曰：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此言風與棘，而下文以母與子應，故

屬興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

叶後五反

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興也。浚，衛邑。○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於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苦乎？於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為詞，婉詞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

下章倣此

合參彼寒泉乃無情之物，若無與于人也。然爰有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于浚，而邑人賴之以生養焉。况子與母，乃天性之親，為人子者，宜有所資于母矣。今有子七人，反不能左右就養，以安母之身，而使母勞苦之不免焉，曾寒泉之不如矣。何所逃其責哉？

析講此章，以無情興有情，而責其不能養母之身也。寒泉有益于浚，與子之無益于親，本我無令人句來。至此方有幾諫意，勞苦而註曰：微指其事者，指其不安室而欲嫁之事也。然勿露出。○此勞苦與上勗勞不同，乃不得優游自安意。○說通幾諫，是後人解詩意也。若當時以自責而幾諫，則偽矣。

覯

與演同

皖

與莞同

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興也。覯，皖，清和圓轉之意。○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悅母心哉。

合參彼黃鳥乃無知之物。若無與于人。也。然現晚黃鳥載好其音。猶能使聞之者傾耳而悅心焉。况子與母。乃天性之親。為人子者。宜有以慰悅乎母矣。今有子七人。反不能承歡順志。以慰母之心。而使母憂思之不免焉。曾黃鳥之不如矣。何所辭其咎哉。夫始焉本母之劬勞。以起自責之端。既焉嘆子職之未盡。以致日責之寔。止于自責之中。寓規諷意。婉詞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

凱風四章章四句

按此詩。稱母氏聖善。與韓退之作養里操中。稱天王聖明。分臣罪當誅同。蓋臣道也。子道也。陳止齋謂一門昆季。皆舜耕歷山氣象。蓋善處母子之變者也。

○雄雉章

傳管叔將畔。太夫諫之。賦雄雉。

序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全首通詩上三章。思君子行役之勞。見其情之切。末章望君子自處之善。見其情之正也。以懷思二字作主。終篇正其善懷處。此不是夫婦從常別離之詩。蓋其君子在外。而又或履憂患。其室家非惟思之。且憂之。且為之求善處之策。觀自詒伊阻一語。可見寔勞我心。悠悠我思。從自貽伊阻生來。百爾君子四句。又從勞心生來。所謂善處之策也。總是思其久役未歸。但得保全亦幸意。○豐城朱氏曰。前三章皆所謂發乎情。後一章。乃所謂止乎禮義。蓋閨門之內。以愛為主。則雖思之之切。是亦情之正也。惟其思之也切。故其憂之也深。惟其憂

勉之者至也

雄雉于飛泄泄與異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興也。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鬪。泄泄飛之緩也。懷思。貽遺。阻隔也。婦人以其君子從役於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

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于外。而自遺阻隔也。

合參婦人以其君子役行于外。而思念之。若謂往役者固不容逃之義。而思念者亦不容已之情。今我君子之從役在外。我其能以忘情

乎。彼雄雉于飛。其羽則泄泄然。舒緩自得。察其形神。一似儵然而無累者。斯亦物類之最適者矣。而我所懷之人。乃以王事不可以不勤

公義不容以自諉。而自貽阻隔于外。欲自如而不可得焉。曾雄雉之不若矣。使我如之何而不念也哉。

柳講此章。以物性之自如。興君子之不得自如。蓋反興也。獨取于雄雉者。正對雌雉而言。泄泄其羽。雄雉固自得矣。其如雌雉何哉。懷字

伊字俱指君子而言。自字最有味。多是負氣矜智。攘臂功名之人。故下以不伎求望之本為王事伊阻。而不敢歸怨其上。見今之往役。激于忠君愛國而然。及若其夫所自致者。○泄泄處。玩出安閑自適意。自詒伊阻。內便有皇遽不自得意。以與上舒緩對炤。但願在家相對貪。不願天涯金繞身。雖然言下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興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言誠又言實所以甚言此君子之勞我心也。

合參彼雄雉于飛。或下其音。或上其音。何飛鳴而自得也。我君子從役在外。而成日隔之疎。誠哉實有以勞我之心。而不能釋也。安得如

雄雉之自適乎

柳講此章。物以飛鳴而自適。興已以思念而勞心。亦反興也。展矣二句。作一氣讀。講勞心處。要根上伊阻。含下保身。鄭云。遠行犯患。多為

憂恤而不自已。故勞心為甚。麟士按。思君子而至于勞心。亦是感君子之不能自得如雉也。反炤處俱埋伏在內。○穀緝。燕燕下上。其音。謂雙燕相追逐而飛鳴也。此言雉。雉則止是一雉之音。或下或上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叶薪齊反

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叶陵反

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也。

合參。不嘗瞻彼日月乎。或明于晝或明于夜。往來無停機矣。我君子之從役。時積而日日積。而月獨久在于外而不來。悠悠然。日無盡月無盡。而戍之思亦與之俱無盡矣。使道之或邇。可猶以期其歸。今也道里遼遠。山川間之。非朝夕之所可至。何能遽來。以慰我悠悠之思哉。千愁萬緒。總是傷心之日月而已。

折讞。此章上二句。見日月而思君子從役之久。下嘆其旋歸之難也。日有朝夕。月有晦明。俱兼往來說。日月送往送來。君子一往而不復。

來。故思之。註止解上二句。下二句無解。蓋上二句言久。下二句言遠也。有謂首句畧斷。下三句一氣概說。總是思其君子征役之久也。未穩。曷能二字。含下善處得全意。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下孟反叶戶郎反

不伎

與至同

不求何用

不臧

賦也。百猶凡也。伎害。求貪。臧善也。○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伎害。又不貪求。則何所為而不善哉。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也。

合參。夫君子之歸。固未敢必。但得保全亦幸矣。蓋遠行易以犯患。惟善處可以得全。百爾從役之君子。豈不知持身遠害之德行乎。彼天下藏詐伏奸。起于嫉念之太勝。于是忌人之有。而伎心生矣。伎非德行也。願君子去其妨功害能之念可乎。天下營私請謁。由于貪心之

過多。于是耻已之無。而求心生矣。求非德行也。願君子泯其多營多慮之私可乎。如是則險阻以平。紛爭以息。用之于身則名全。用之于國則事濟。居常處變。又安往而不善也哉。將見完身有策。言歸有日。而吾之心亦可以少慰矣。不然。睹雄雉而興嗟。瞻日月而增慨。我之思將何時已耶。夫不獨以德行望其夫。而兼望之共事之君子。詩人之思曲而周矣。

柳講此章。亦本思上來。正因其不歸。而冀其善處如此。是思之切。而無往不至也。上二句。啓以知德行。下示以德行之益。正見其當知處。漢書云。萬里之外。以身為本。旅中相聚。不止一人。人各自善。自然相及。必衆人皆知德行。然後朋儕之間。一團和氣。推賢讓能。俱可無傷。通解云。一身在外。賴同役俱相善處。乃得保全。不伎不求。正是德行。伎心生于忿。求心生于貪。世路風波。人情雲雨。皆由此起。思婦念征人之切。故于閨閣中。想出一段居身涉世道理。立言何等深婉。若王章夫人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乎。語便辛辣。殊失箴規之體。不伎則不至谿深而賈禍。不求則不以居賄而焚身。何用不藏。謂處常變。順逆無不善也。不敢望其歸。而但願其善處得全。是伊阻

者。庶幾不阻。而不來者。庶幾能來。正思之極懇切處。○豐城朱氏曰。不伎不求。此孔門克己之術。求仁之方。而行役之婦人。能言之。其亦可謂賢矣。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章

傳管叔以殷畔。邶人風之。賦匏有苦葉。

序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為淫亂。

全首通詩都是刺淫。而刺譏意只在言外。首章言為事當有所度量。喻男女當度乎禮義。二章言苟不能度量。則必至于反常而逆理。有越理義。非配偶二意。三章則詔之以婚姻常理。見古禮之不可越也。末章言非偶不可從。蓋人當有可有不可。以刺淫亂之人。亂常逆理。

詩經正義卷之三
三十一
未無所不可也皆以不度禮義為主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與器同

比也。匏瓠也。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也。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以衣而涉曰厲。褰衣而涉

曰揭。○此刺淫亂之詩。言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淺深而後可渡。以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儀而行也。

○此刺淫亂之詩。若謂男女有一定之偶而禮義寔人道之闕。胡今人不顧此而冒為耶。不觀渡水者乎。夫渡者之臨流而濟。特其有備而無患也。而今問其所渡之具則匏也。而匏方有苦葉。非可用之材矣。且幸其水淺而易踰也。而今問其所渡之處則濟也。而濟又有深涉。非嘗試之地矣。行者于此當何如哉。倘亦少自酌量乎。淺深之宜何不聞焉。夫均之渡也就其深矣。則以衣而涉之。非謂深之必不可踰。而踰之則固有其道也。就其淺矣。則褰衣而涉之。誠知淺之難于越而越之亦自有其道也。豈可不顧而冒昧以行哉。然則男女

之際當亦量度禮義而行不猶是乎

析講匏有苦葉尚未可用。比婚姻之約未定也。濟有深涉非同泛流。比先王之禮甚嚴也。此時而循禮以行是深厲淺揭之常道。此時而極欲以往是濟盈雉鳴之邪說。然此二句只將來引起下意。不得便以正意配說。濟有深涉是水之深不可涉者。下就可涉中亦有淺深與上深字不同。二則字甚古。有度量意。正比男女當量度禮義也。總見渡深叵測不可輕渡意。孫仲魯云。末二句仍教他不要涉。不是教他權宜涉法。○上二句言水之難渡。見必不可行也。下二句言渡之當量。主可行而又宜斟酌也。然玩集註。只言當量度禮義。見婚姻不可草草之意。非必厲揭遠為教以渡之方也。○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沈無回。所謂腰舟是也。凡水自帶以上至心曰厲。由膝以下為揭。渡水不裸體。故着裏衣而渡。裏衣謂袴也。

有彌與米同

濟盈有鷺

以小

雉鳴濟盈不濡軌

與晷同叶居有

詩經正義卷之三

三十一

反 雉鳴求其牡

比也。瀰水滿貌。鷩雉聲。軌車轍也。飛曰雌雄。走曰牝牡。○夫濟盈必濡其轍。雉鳴當求其雄。此常理也。今濟盈而曰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牡。以比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偶。而犯禮以相求也。

合參夫禮義之當度如此。何今人之不度。乃至反常而逆理乎。彼濟必有水也。而濟渡之處。瀰然而盈矣。雉必有聲也。而雌雉之聲。鷩然而鳴矣。以常理而論。濟盈則必濡其轍。今乃不濡其轍。迹是大可怪也。雉鳴則當求其雄。今乃求其牡獸。是大異常也。彼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偶。而犯禮以相求者。何其失人道之常哉。

柳講此章。即物理之失其常。喻人道之失其常也。首二句。引起下二句。濟盈。喻淫思之溢。雉鳴。喻淫心之動。濟盈二句。方是比言。縱欲必犯禮。而今曰無害。心動則求配。而從非其類。總是無顧忌。而反常道意。

雝雝鳴鴈

叶魚

反 旭

許玉

日始且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賦也。雝雝。聲之和也。鴈鳥名。似鵝畏寒。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昏禮納采。用鴈。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且。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言古人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以深刺淫亂之人也。

合參獨不觀古人之于婚姻乎。古人以婚姻。嘉禮也。將令德之是觀。豈其幣聘之不修。故其納采也。則奠雝雝之鳴鴈。蓋取其生有定偶。而有從一而終之義也。其納采。請期也。則用旭日之始且。蓋取其日之方升。而有男女正始之道也。然是禮之行。豈急遽而無漸哉。將偕老之是期。必不敢結盟于臨事。士如歸妻。親迎于冰泮之時。而迨冰于未泮之先。而行納采。請期之禮焉。若于此時。而歸妻。則失之驟矣。有所不為也。夫古人于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何淫人之不然也。

柳講此章。舉婚姻之常禮。正以刺淫亂者之不然也。以禮字為主。鴈取其偶也。且。貴其始也。歸妻以冰泮。正。桃夭之時。古人必及冰未泮。

之時。以此雖雖之鴈。就始且之際。而納采請期。焉所謂求不暴節。以禮也。○鴈生執之以行禮。故言鴈聲。婚六禮。惟納徵用幣。餘皆用鴈。集傳但言納采用鴈。舉六禮之始耳。其寔請期。亦奠鴈也。親迎以昏。取陽往陰來之義。

招招音韶 舟子 叶獎 里反 人涉印 與昂 否 叶補 美反 人涉印否印

須我友 叶羽 執反

比也。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印我也。○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比男女。必待其配偶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

合參。又盍觀男女之有定偶乎。雖有栢舟。不試中流。莫知其堅也。雖有矯節。不逢行露。莫知其潔也。惟彼舟子。疾呼于河畔。結好于多朋。其招人。以渡水也。人皆從之矣。印則以為聯盟。太易絕少。生平之素。敢托同心。而從人取便乎。故人涉而印否也。夫人涉而印否。豈竟不

渡哉。蓋若輩非我族類。印應不否。此河干之待。須其所招者。為我之友。而後以類相從耳。不若他人之邂逅同舟。秦越共載。而非同心之侶也。夫涉者之所須如此。然則男女之際。必待配偶而相從。亦猶是也。何淫人之不知耶。夫當淫風流行之際。而其間猶有深譏痛責之人。信乎能自好。而不為習俗所移者矣。

辨講此章。即渡者之必從其類。比配者之必待其偶也。末句。正是待配偶而相從者。諸講皆云。舟子非我族類。必待我友之招。聲應氣求。而後從。豈我友亦駕舟者耶。人必我友駕舟而後涉耶。此大悞。言人之涉者。非我族類。必待舟子所招之人。是我友。而後從。此註意也。即我友亦不限定朋友。但其人是我輩者。大槩按是其配偶意耳。○上章于迨字見不迫。此章于須字見不苟。若急欲從人。便無可須矣。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首言事適其可為宜。次言物反其常為怪。俱微辭隱諷。未嘗明指其失。即其正說處。亦只陳古義以刺之。蓋男女之際。有難顯

言者此風人温厚之旨也詩中
多以水為喻蓋取滂之義云

○谷風章

傳良婦棄於夫賦谷風

序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
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全旨通詩總是自反其德不甘擯棄之意首章論夫婦之常道以發
見棄之端下言夫婦之變以詳致悲怨之情也以德音莫違句作主
治家勤勞與睦鄰之善安貧之志周急之義都是德中事屢言其德
音之善見無可棄之罪矣無可棄而見棄則由于顏色之衰也細分
之一章是言夫婦宜和而所取當在德二章言見棄之苦而猶有望
夫之意三章咎其棄德不取而因致絕望之詞四章叙勤勞之事正

指為德之實以見無可棄之罪五章則言棄已之勤勞六章
則言棄已于安樂深嘆其德之見拒而情之大變于始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叶暖采葑

與封采菲與匪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叶想

比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葑蔓菁也非似菑莖蘼葉厚而長
有毛下體根也葑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德音美譽
也○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叙其悲怨之情言陰陽和而後兩
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為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
于有怒又言采葑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為夫婦
者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但德音之不違則可以與
爾同死矣

合參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叙其悲怨之情若謂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人之道曰夫與婦是故夫婦之間莫幸于終身之昏慶莫

戚于一且之相睽。予今何不幸而遭此變耶。彼習習和舒之谷風。維陰陽交和而有此也。而後其感也。以陰其成也。以雨天澤于是而降焉。然則夫婦和而後家道成也。何以異是。故為夫婦者。以和為貴。但當勉以求同心。無有違顏。無有忤色。使閨門不至反目。稍有所怒。以傷夫婦之和可也。夫不宜怒而有怒。則亦以色衰之故耳。彼葑與菲。莖之食常美。而根有時惡。采葑菲者。去其無用。取其有用。以充品于几筵可也。豈可以下體之惡。而並棄其莖之美乎。為夫婦者。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亦猶是也。故為婦者。但德音之善。始終不違。則可以相親相愛。共期偕老。以及爾同死矣。于可憎之中。猶當獨知其可受。何必計其顏色之衰。而棄之哉。

析講此章。泛論夫婦之常道。上四句。言室家之當和。重和字。下言已德之可取。重德音。然上下各一喻。而意寔相承。見夫婦不但宜和。亦不宜徒取其色。只借此以發端。不粘棄婦身上說。以陰以雨。串講猶言陰而雨也。黽勉字要味。力所不堪。心所不欲。而勉強為之。謂之黽勉。人心之同異。何常之有。所恃者。丈夫曠達之識。豈不能容一婦人。則兩心之原不异者。不可不勉而同也。同心即是和。怒則不和之甚。

矣。此二句。就夫婦上概言之。德音不外下治家勤勞等事。但此處且虛莫違。前後一致。不違其初也。正對顏色之違說。葑菲根有美惡。莖無美惡。以比婦人。色有盛衰。德無盛衰。為夫者。以色故而遺其德。豈夫婦之道哉。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祈誰謂茶。

徒音 苦其甘如薺 宴爾新昏如况如弟 待禮

賦而比也。遲遲舒行貌。違相背也。畿門內也。茶苦菜。蓼屬也。詳見良耜。齊甘菜。宴樂也。新昏。夫所更娶之妻也。言我之被棄。行於道路。遲遲不進。蓋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其邇亦至其門內而止耳。又言茶雖甚苦。及甘如薺。以比己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茶。而其夫方且宴樂其新昏。如况如弟。而不見恤。蓋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

合參夫何君子。竟以顏色之衰。棄德音之善。而遂有離別之痛乎。夫別而兩相憐。其苦猶可言也。別而竟相絕。其苦不可言也。故我由此

而去。行道之間。遲遲不進。足欲前而心不忍。如相背然。是何也。蓋予心不能無望也。猶望別者必有送而遠別者必遠送。乃夫之送我。則不遠而甚。邇門內之途。何易竟。行甚遲而忍已盡矣。君子至此。遂愆然而止矣。其斷然絕我也。殆惟恐去之不速耳。我之苦也。何如哉。予始以天下之苦。莫茶為甚。以今觀之。茶奚啻非苦也。其甘直如薺耳。世人皆知甘薺而苦茶。亦或知甘茶而苦予乎。然我固苦矣。而夫則樂甚。其宴爾新婚也。如兄弟之相友。而和樂且湛焉。何獨至于我而不見恤也。殆有不能為情者矣。

柳謙此章上四句。言已不忍絕意于夫。而夫則斷然絕意于已。下四句。遂承言已之甚苦。而嘆夫之不見恤也。行道二句。見不忍相違之意。按集註。行于道路。勿說遠了。觀下薄送我畿。便見行道猶言走路。方是出門時。不遠二句。形容斷然見絕之意。註故夫字。是晦翁推言之。勿入口氣中。誰謂二句。承上四句來。甚言其見棄之尤苦也。何確齊云。即中心有違之情。極是。茶本苦。薺本甘。但以我見棄之故。較之于茶則茶反甘于薺。非謂茶甘寔于薺也。末二句言夫之樂。正見已之所由苦也。須將夫之待已。與待新婚相軒輊處形之。見得甚如兄

弟者亦復知此苦否也。香山詩。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是此詩註脚。

涇以渭濁湜湜音其止音宴爾新婚不我屑以母逝

我梁母發我笱與苟同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胡口反

比也。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縣。筭頭山東南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翊縣入河。湜湜清貌。止水渚也。屑潔以與逝之也。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笱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閱容也。○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清處。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久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于新昏。故不以我為潔而與之耳。又言母逝我之梁。母發我之笱。以比欲戒新昏。母居我之處。母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知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合參夫我之見棄固以色衰然豈無可取者乎。今夫水言天下之至濁者期于涇言天下之至清者期于渭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及涇入渭水而與之合則觀于清者顯其濁是涇非自濁渭寔濁之也然其別出之緒流或少緩澄汰既加而水之真性湛焉猶有湜湜然而清處濁固可棄而清處亦可取也。今我以顏色之衰形于新昏而益見憔悴不猶涇屬于渭之時乎。然色雖已衰而心之善則有可取猶湜湜之止也。但夫之安于新昏不以我之德為潔而與之故雖可取而不見取耳。然彼雖不我屑而我豈能頓忘其家哉。彼通魚往來者有梁乃我之梁也。爾母得逝我之梁焉。承梁之空以取魚者有筍乃我之筍也。爾母得發我之筍焉。然此亦我不忍遽忘之情耳。今我一身且不見容于君子彼逝梁發筍乃我去後之事又何暇恤哉則亦聽之已耳。

析講此章言夫之棄德而取色也。上四句喻已有可取而不見取。下四句喻已有所禁而不能禁。涇比已色之衰渭比新昏之美。湜湜其止即上德音莫違以涇渭而有止之清比貌醜而有心之美。奈夫之不見取何。梁比所居之閨門筍比閨門所行之事。總是戀戀不忘反

顧之意末二句是自揣之詞言我去後則任彼居之行之耳。似于絕意乃其不能絕意之甚者。此已引起治家之端下遂舉其事而盡言之。○李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床今日妾辭去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為絕唱然持忿恨決絕之辭耳。豈若此詩云無逝我梁無發我筍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戀不忘乃知國風悠游忠厚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又詩云覆水舟叔豈滿懷棄妾已去難重回亦違恤我後之旨而意稍決絕去風人遠矣。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

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

音

匍匐

反

匍

卜

救

叶

居

反

之

興也。方桴舟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而勉強以求之。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

合參夫我今去矣。然我治家之事，不猶堪追溯乎？彼水有淺深也，渡水者就其深矣，則編竹為方，剡木為舟，以渡之，就其淺矣，則潛踪為泳，浮身為游，以渡之，蓋不計其淺與深，而期其必濟如此也。況我于君子之家乎？家道有有亡也，我則不計其何者為有，何者為亡，無不黽勉以求之，有固求也，而必以繼其有，亡亦求也，而必以濟其亡，所以盡心竭力者，蓋無餘矣。至于凡民有喪，則不憚匍匐往而救之，補其不足，助其不給，而所以待鄰里鄉黨者，又莫不盡其道也。此正德音之莫違，而可與爾同死者，豈有可棄之道哉。

折講此章上六句，與其治家之勤，下因及其睦鄰之善也。重在治家上。睦鄰持治家中一事，而帶言之，與意到求之句止。以水之淺深期于必濟，與家之有無期于必成，雖以四句與兩句，而淺深有無，寔相應也。匍匐見急乎救難之狀，不是果然如此，救之如致舍，遂以周其急，供糜粥以扶其羸，皆是其待隣里猶然，蓋以廣吾夫同人之惠也。首章之德音，三章之心有可取，五章之我德，皆在于此。總見今日得以成家，皆吾力所致，有可取而無可棄之道。

不我能慙

與蓄同

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

音古

用不售

與壽同，叶市周反

昔育恐，育鞠

與菊同

及爾顛

音真

覆

與福同

既生

既育比予于毒

賦也。慙，養阻却，鞠窮也。○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而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讐，惟其心既拒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因念其昔時相與為主，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張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鞠，謂生於困窮之際，亦通。

合參夫我之治家勤勞如此，是宜慙我以終身也。今也不我能慙，則亦已矣。且輕相棄絕，而反以我為仇讐，所行不已甚乎。所以然者，何哉？蓋人之愛憎，皆本于心，憎而不知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故也。心既拒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者百貨具陳，而不見售。

也。夫人情惟一日之憂患，每每終身不忘，獨怪所與共憂患之人，至安樂而輒相棄也。子亦記昔相與為生之日，有餘則相與積之，不足則相與忍之。惟恐分毫不惜，或窮盡而不繼，而及爾皆至于顛覆。今也辛勤蓄聚之後，自覺家業漸成，而既生既育矣，以情而論，宜其感念之不忘也。乃恩情中斷，非惟無恩，又若真有仇，而比于子毒而棄之。豈努力成家，反速其睽離之路耶？予竊不解矣。

抑講此章，總是言夫不當見棄之意。上四句言已有可取而不見取，下言已無可棄而反見棄，首二句是不見取，既阻二句是推其不見取之故。重心上，費用不售，須重發正意。方是賦體，昔育恐句，即治家不計有無時事，惟恐不能保主也。恐字要發揮，即罷勉求之之意。比予于毒，即反以為仇意，可與共患難，而不可與共安樂。豈不可悲。毒藥也。病者于未遂生之時，不得已而用毒藥，既遂生之後，更服則傷元氣，故輒棄去。所以說既生既育，比予于毒。三山李氏曰：此正所謂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是也。

我有旨蓄

勅六

亦以御

音語

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

洗有潰

音繪

既詒我肄

音異

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興也。旨美。蓄聚。御當也。洗武貌。潰怒色也。肄勞。暨息也。○又言我之所以蓄聚美菜者，蓋欲以禦冬月乏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於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使我禦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又言於我極其武怒，而盡遺我以勤勞之事，曾不念昔者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合參且我之所以不當棄者，豈但如斯而已乎？彼我有肯蓄儲之室中，有備無患，其蓄而聚之者，蓋欲以作冬日之暫需。至于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于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以我御窮困之時，而不可與共安樂者也。且當夫未棄之先，欲棄之際，嘗遲我以洗然之武，而剛猛之相加，臨我以潰然之怒，而勵色之相待。又盡遺我以勞苦不堪之事，而有所不恤也。夫今日之薄固如此矣，獨不念夫昔日乎？昔者我來息之時，曾眷注甚隆，惟恐拂吾心，而武怒之不加。安逸是享，惟恐累吾身，而勞肆之不投，亦常如兄如弟矣。豈有如今日待我之

薄乎。厚于昔而薄于今。此我之所以不能無言也。夫當見棄而惓惓忠厚之情。猶藹然于言詞之表。可謂賢矣。而為夫者。顧以色衰棄之。何習俗之淫僻。一至此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興其同于昔而棄于樂。下言今之薄不如昔之厚也。首二句。興下二句。與他興不同。是自陳其事以起興。似賦而寔興也。註中。至于春夏則不食之。與至于安樂則棄之。正興意之相應處。上玉云。首二句。難着我有二字。然亦大概語。非寔事也。不應忘却興意。若說寔則賦體矣。洗水湧也。其勇如水之湧。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甚者為潰。洗言無和平之氣。潰言無好合之情也。詒肆非上文平日治家勤勞之事。乃將棄時。故責以分外難任之事。蓋欲伺其不及。以為難端也。正見他薄處。來墜。來嫁。止息時也。追言昔日。便見今日之不然。故曰怨之深。

谷風六章章八句

豐城朱氏曰。谷風。雖棄婦所作。而視其自敘。有治家之勤。有睦鄰之善。有安貧之志。有周急之義。皆其節之可取者也。至于見棄矣。而拳拳忠厚之意。猶藹然溢于言詞之表。則是初無可棄之罪也。徒以其夫之安于新昏。不以為潔而棄之耳。然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殆庶幾乎夫子所謂可以怨者矣。○顧東江曰。谷風之失。終風之狂蕩。有以倡之。谷風之善怨。亦栢舟綠衣之遺也。

式微章

傳黎大夫勸其君以歸國賦式微

序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全旨二章各首二句。是勸君之歸。下言已之為君而見困。亦是勸歸之意。俱重胡不歸句。黎侯陳大義以勸君歸。直有枕戈思奮之氣。夫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固當不憚淹恤。今日微君云云者。激其君以有為也。若作怨詞。便非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賊也。式發語辭。微猶衰也。再言之者。言衰之甚也。微猶非也。中露露中也。言有霑濡之辱。而無所庇覆也。○舊說以為黎侯失國。而寓於衛。其臣勸之曰。衰微甚矣。何不歸哉。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為而辱於此哉。

合參舊說以為黎侯失國。而寓于衛。其臣勸之。若謂君之與國。相為存亡者也。臣之與君。相為休戚者也。今我黎遭外寇之憑凌。而旅寓他國。以宗廟則失守矣。以社稷則丘墟矣。衰微不已甚乎。衰微不已甚乎。胡不為歸國之計。而思一興復之也。且我之所以甘受困阨。而齟齬于斯者。正為君故。而欲隱忍以圖全也。使非以君之故。則宗社破滅。正人臣視死如歸之日。胡為乎中露而遭此霑濡之辱哉。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賦也。泥中言有滔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合參我黎遭外敵之侵伐。而寄跡他方。以宮闕則蕩廢矣。以人民則離散矣。衰微不已極乎。衰微不已極乎。胡不為及國之謀。而思一恢復之也。且我之所以甘受窮辱。而依依于斯者。亦為君故。而欲待時而復振也。使非以君之故。則邦家顛覆。正人臣以死報國之時。胡為于泥中。而遭此滔溺之難哉。夫主憂臣辱。在臣子既以效忠。而光復舊物之圖。在吾君亦可以自奮矣。若久居此。非計之得也。君其有意乎。

析講式微謂衰之甚。社稷無倚。人民無托也。華陽范氏曰。諸侯失國。而寄于他國之邑。微莫甚焉。故郭璞註云。言至微也。不必就在衛之微弱說。歸者勸其君歸國。以為興起自力之圖。夫黎之國已失矣。歸將焉往。味其意。若曰。與其寄寓他邦。不如歸去之為愈也。要講得含蓄。不必明言衛不救。而勸其歸。然責衛之意。冷然言外。微君之故。非歸怨于君。正為君恢復之計。中露泥中。見其霑濡滔溺。所以激君之

歸國以自振。是借來字面非真處于露中泥中也。亦不可作譬喻說。或謂衛寔有此地名。則詩言反無味矣。註不見拯救意。猶在言外。

式微二章章四句

此無所考。姑從序說。

朱叔熙曰：黎侯為狄所逐，棄其國而寓于衛。衛與黎接境，而衛不救，非惟失睦于四鄰之道，抑亦唇亡齒寒矣。其後衛為狄所滅，齊侯以管仲之言而救之，視衛之德，齊為最深。則知黎之怨衛為最切。○大全問式微詩以爲勸耶、戒耶，朱子曰：亦不必如此。只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可見得有羈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恤之意。○新安胡氏曰：補傳云以詩作于衛地，故編之衛風。

○旄丘章

傳狄侵黎，黎侯出奔，衛侯穆公不禮焉，黎人怨之。

賦旄丘

序旄丘責衛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

全旨此詩。黎臣久寓于衛，望救不至，而屢致其諷喻之詞也。靡所與同句，乃一篇之大旨。首章感物而怪之，次章設詞而度之，三章以不同心諷之末章，以不聞患責之。須疊疊相承說來。方見曲盡人情處。本谷衛君，而但斥其臣，亦詩人立言之善也。

旄丘之葛

叶居

兮何誕

音單

之節兮叔兮伯

叶音

兮何

多日也

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濶也。叔伯。衛之諸臣也。○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時物變矣。故登旄丘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踈濶。因託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濶也。衛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

合參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于衛。時物變矣。故登旄丘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疏濶。因托以起興。若謂國家不能無遇變之日。友邦不可無在恤之心。我向之至于衛也。見旄丘之葛之始生。其節猶蹙蹙而密也。今觀旄丘之葛。何其節之濶也。則葛既長而時物變矣。我黎國當式微之秋。遭左袵之禍。求拯于衛。益且暮。冀其來若渴也。今叔兮伯兮。乃以日繼日。坐視倒懸之厄。而不救何哉。

析講此章。即時物之變也。久興衛侯之救也。緩須要識得是興體。不是賦體。二何字相應。上何字有驚訝意。下何字有迫切意。亡國孤臣。迂延于帝丘之墟。致慨于蒙生之葛。登山流涕。望雲思歸。真有一段情極勢迫。不勝望救之意。未句不可作疑問之詞。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叶舉里反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合參夫雖多日而不救。宜亦為之不安也。今吾倚門而東望焉。車塵不起。旌旗不颺。何寢兵息馬。安處而不來乎。意者強敵非偏師能挫。或齊晉相率而至。或秦楚舉兵而從。合與國俱來以救我乎。夫使果結與而來。今亦可以至也。今吾計日而屈指焉。為謀甚緩。舉事甚遲。何不日不月。久待而不至乎。意者憂來且適與行會。或王事之靡盬。或國難之方興。有他故而不得來乎。否則外無約從之計。內無憂國之寔。高枕而視隣國之亡。怠荒而失事機之會。俾戎蠻生心。兄弟失援。衛其不然矣。

析講此章。揣衛臣不救之故。二何其句。望之之詞也。二必有句。度之之詞也。處字。根上何多日句說來。久字。根上必有與句說來。處據一時而言。久則自寓衛以至今日言。兩設疑詞。見得無與無以。自當不遑啟處。不俟終日。決無坐視不救之理。雖若替他分解。然衛之情亦

至此而窮矣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賦也。大夫狐裘蒙戎。亂貌。言敝也。○又自言客久而蒙敝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汝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或曰狐裘蒙戎指衛大夫而譏其潰亂之意。匪車不東言非其車不肯東來救我也。俱其不肯與俱來耳。今按黎國在衛西。前說近是。

合參且亦知我之在衛日久。而望救之心日切乎。試觀狐裘之服。始之如濡如膏者。未嘗不鮮明而潤澤也。今則旅寓既久。且蒙戎而敝矣。奈何援兵不至。豈我之車未嘗東告于汝以求援乎。非也。蓋以我之心。主憂臣辱之心也。爾之心晏然無事之心也。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興復。幸災而樂禍。縱敵以長寇。雖告急之師日至。而彼之安處多日猶故也。豈真與國之俱米。而他故之未暇哉。

柳講首句是驗已寓衛之久。下三句是微示諷切之意。自葛而裘。時歷冬夏其久可知。曰蒙戎想見客途之苦。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在衛之西也。既云寓于衛矣。何以又云東告于衛。想匪車不東亦設為之詞耳。靡所與同。謂我有亡國之憂。而彼無憫恤之意。我有恢復之志。而彼無拯救之心也。不言不肯來救。只言不與已同心。所謂微諷切之也。視蒙戎而念同袍。黎臣至此。良亦苦矣。

瑣

音鎖 兮尾兮流離之子

叶獎 里反

叔兮伯兮

音又 如充耳

賦也。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衰多笑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恒多笑。○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衰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辭焉。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

合參夫我黎君臣。值此播徙之餘。瑣細而不能張大。尾末而不能直前。漂泊羈旅。艱難萬狀。乃流離之子也。為隣國者。所宜動其救災恤患之心。陳師而西。以拯一方之人可也。而叔兮伯兮。乃衰然談笑。坐視其變。而不為之恤。如塞耳而無聞焉。何其心之忍哉。夫當流離患

難之際。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

抑講此章首二句。言已寓衛之勢微。下直責衛之不救也。瑣尾是形容失國君臣無威靈氣焰也。總在流離上見。流離謂君臣失其國家。而漂散旅寓于他邦也。然二句意自一串。言氣勢之細末者。乃流離漂散之子。蓋亦深可憐矣。聞者當為之撫膺。而况甥舅之國乎。充耳無聞。謂不聞其流離瑣尾之狀也。須說得激切。言除是耳聾之人。方不聞也。不然視此危苦。安有不惻然動念者哉。○流離本鳥名。少好而長醜。生則漂散。故以為名。充耳。瑣也。瑣所以塞耳者。

旄丘四章章四句

說同上篇

按魯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胡傳云。凡伯王臣也。楚丘衛地也。戎得伐之。以歸是衛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旄

丘錄于國風。見衛不能修方伯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為狄所滅。有由然矣。○黃氏曰。衛失國而齊救之。黎失國而衛不救。此齊之所以伯。而衛之所以不振也。○眉山蘇氏曰。衛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為患。黎衛共之。○疏義。衛有他國之詩六篇。式微。旄丘。河廣。作于衛者也。載馳。泉水。竹竿。為衛而作者也。作于衛者。衛國之所錄。為衛而作者。衛國之所傳。

○簡兮章

傳邶之伶簡。心乎王室。賦簡兮

序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

承王事者也。

全旨通詩總見其輕世肆志處。上三章歷叙其所事。疊疊相承說來未復表其所思。正以見志也。賢豪仕于伶官。舞罷飲酣不覺自露本懷。開口說一簡字。詞意直管到錫爵。而意則伏在末章。要摹寫他若自譽口氣。而自嘲玩世不恭等意。都于言外見之。思盛世而不責衰世。亦詩人忠厚之意。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上聲

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萬者。舞之總名。武用于戚。文用羽籥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顯之處。○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若自譽而實自嘲也。

合參賢者不得志而仕于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若謂君子之仕于世也。或位高而責重。或任大而政煩。則動有所拘。而不能以自適矣。我也身為伶官。無世道之責。曾何足以累我者。但見脫畧形迹。繩檢不拘。惟簡兮簡兮而已。然雖托微末退處。伶曹于天地間。

不可謂無所事也。我則方將萬舞。綴作疾徐。屈伸俯仰。凡文舞武舞。非我之所能。而誰能哉。而果何在也。當日之方中。正陽明麗天之時。而在前上處。乃衆人屬目之地。斯時也。翩翩長袖。拂扶桑之日影。洋洋萬舞。遍楓陛之天顏。蓋有以顯我之能。而一時共事之人。誰不快觀我之所長也。

辨講此章。首二句。言適意于所執之事。下指其所在之地也。簡字。攝起通章神情。不粘定舞上說。直有睥睨一世。傍若無人之概。非止脫畧形迹。不拘拘檢束為也。註簡易。是正訓。不恭。是斷詞。勿入口氣。方將字。儼然有慢不為事意。萬舞。兼文武言。日之二句。是明顯之時。衆人屬目之地。然須一串說。不可以時與地平看。此合下二章。皆自譽之詞。而寓自嘲之意。○羅孝可曰。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號樂為伶官。

碩人俱俱音八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

賦也。碩大也。俟俟大貌。轡今之韁也。組織絲為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又自譽其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合參然我之才。寧止此乎。凡人于世無所屑者。中必獨有所抱。以自賞。而于事有所寓者。又必別有所試。以自雄。予雖伶人而固碩人也。俱俱然。威儀襟度有過人者。以之處公庭之上。而效萬舞之舞。固無有如我之善舞者。夫乃碩人技不止此。且有力如虎。以之御馬。跳梁跋扈。他人乘之而不敢前者。碩人則執彼御馬之轡。欲整則整。欲控則控。有如組之柔焉。又孰有如吾之善御者乎。我之才無不備如此。然則氣概萬人之上。才備前驅之選。不可自負為賢豪間者耶。

柳講此章。上二句。連說言舞之善。下二句。亦連說言御之善。然須上下相承合看。既能樂舞。又善御馬。方見其才之無所不備。亦若上章之自譽而自嘲也。自稱碩人。而又曰俟俟。見其威儀襟度有過人者。非止形體之魁梧而已。公庭正是在前上處。萬舞是他本職。而不獨善舞。又且善御。出其勇力以執轡。而整控無不如意也。○如虎武人也。壯國之神氣。翼主之威靈。若此。可以為天子將帥矣。登車攬轡龍

驥虎視。用以眺八荒。而撫中原。豈非志之得也哉。而誰謂如虎者。而徒以執轡也。此賢者所以不得志也。

左手執籥

音藥

右手秉翟

音笛叶

赫如渥

音握

赭音者叶

公言錫爵

賦也。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翟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赭赤色也。言其顏色之充盛也。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以碩人而得此。則亦辱矣。乃反以其賚予之親洽為榮。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

合參雖然予伶人也。亦專言伶事可矣。當夫在公戴燕之時。而有事于文舞之執。以左手則執籥。以右手則秉翟。但見屈伸綴兆之間。意氣歡動。精神悅康。而舞蹈之容。著于顏色者。赫然充盛。有如厚漬之赭焉。斯時也。公嘉其能。而言錫我以爵焉。叨寵榮而邀餘瀝。傳天語而賜上尊。拜受立飲之餘。志氣又因之而增盛矣。賚予之親洽如此。何其幸哉。

析講此章上三句。譽才貌之美。下誇其賚予之榮也。辨就燕飲時言。執籥以通中聲。秉翟以飾德容。皆舞中一端。禮書籥所以為聲。翟所以為文。聲由陽來。故執籥于左。文由陰作。故秉翟于右。赫如渥赭。以技藝得展。無所拘束。充盛之氣。見于丰儀。色容之間者如此。錫爵。工告樂備。主人獻工。所以勞之也。主人乃宰夫也。掌賓客之宴。飲食者。獻爵雖主人。而錫之則自公。故云公言錫爵。此句作詩人自言方見誇美意。獻工。乃勞賤之事。反誇之。以為榮。亦玩世不恭之意。○一說。以竹為籥。長三尺。執之以舞。非作樂也。

山有榛音臻隰有苓音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

西方之人兮

興也。榛似栗而小。下濕曰隰。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即今甘草也。西方美人。托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又曰西方之人者。嘆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賢者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世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意遠矣。

合參然錫爵之餘意。若有動我之志。又似不止在舞也。彼山何有乎。則有榛矣。隰何有乎。則有苓矣。地之生材。自產其類。人之懷古。各從其心。予豈獨無思乎。而云誰之思乎。所嚮往者。非自南而自北。其方則西。所係念者。洵如玉而如英。其人則美。使且暮一遇。則余且躬入美人之室。而奉以周旋。不亦寔獲我心哉。而孰知彼美人兮。可思而不可見。可望而不可即。乃西方之人兮。生不同方。安得相視。以同歸乎。然則求榛于山。求苓乎隰。皆得虛往寔歸。而予獨抱此恨。以安極也。夫始以所能自誇。而有玩世之意。終以美人為念。而有懷古之情。其亦自鳴其不遇也夫。

析講此章上四句。興所思之有其人。下嘆其遠而難見也。即山隰之有所產。興已之有所思。疏義以彼所有之物。興此所無之人。非是彼蓋連後兩句立說耳。不知興意只四句便止。彼美人兮二句。是興外之意。故集傳又曰西方之人者。嘆其遠而不得見之詞也。云誰二字。自言自語。心口自問。正是旁若無人光景。美人大約就儀容聞望上說。不曰盛王。而曰美人。所以諱言于暗君也。不曰生不同時。而曰生

詩經正義卷之三
不同地。所以諱言于衰世也。視彼目前。無一足當其意者。故游神于西方之美人。此章乃見不恭之情寔。○美人對錫爵之公看。西方對在前上處看。見得惟美人西。不能揭予而俱西。所以空萬舞于公庭之上。若置我于西方。此身豈猶在萬舞之列哉。然要說得含蓄。○程村文云。意不在山。忽焉志在高山。意不在隰。忽焉志在原隰。飲公之酒。對酒可以當歌。登公之庭。遠望可以當歸也。豈伊不懷。懷于粉榆。豈伊不悲。悲于芳草。思美人兮。未敢言人所歌舞。大必從之也。入不言兮。出不辭。碩人乃脈脈不復語矣。倘恍悲涼。寫盡傲色。○秋風詞曰。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與此章起興之例同。離騷經曰。思美人之遲暮。註云。言美好之婦人。蓋托詞而寄意于君也。玩此則美人已無他說。但不可着象耳。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張子曰。為仕祿而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為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

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為賢矣。東方朔似之。

慶源輔氏曰。朔之所以自譽者。皆所以自嘲。其恢諧類俳優。正與此詩之意相似。○賡鳴吾曰。賢人之出處。關世運之盛衰。今觀簡兮之詩。與夫北門之殷憂。北風之愁慘。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矣。衛國之亡。豈待營澤之戰。而後決哉。○程村文又云。不得已而言簡。自言其任誕也。不得已而言碩。自言其雄武也。不得已而言酒。自言其放廢也。至不得已而言思。則心營三古。情寄八荒。倘恍夷猶。不知其意之所之矣。

○泉水章

傳宋桓姬。閔衛之破也。賦泉水。

序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

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全前通詩總是欲歸而不得歸之意非真欲歸而謀之人因人以為不可而始不歸也首三章是思衛而審其不可歸末章是思衛而嘆其不得歸當以謀字問字害字作主謀問處屬義懷思處屬情而情卒不勝義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劉上玉云通篇心中寔是不歸而口中總是謀歸只不暇有害一句微露疑意到底不曾說明一句義不可歸也末章註既不敢歸四字仍須渾融之

怨音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叶新變音

彼諸姬聊與之媒叶謨悲反

興也。慈泉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變好貌。諸姬謂姪娣也。○衛女嫁於宋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慈然之泉水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於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

為歸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云也。

合參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若謂天下有不容已之情。亦有不可越之義。義固所以制其情。而情則終有不能恣然者。彼慈然始出之泉水。亦流于淇。而衛之水。則亦流于衛之地。若有所依回。而不忍舍也。况我衛人也。衛吾故地也。豈女子獨為無源之水。將一出而遂為不再返之流乎。故我之有懷于衛。則亦靡日而不思矣。然或以積思之極。有不暇。于是非之辨。不求諸僉謀之同。而逞其欲歸之志者。我則思衛之情雖切。而歸衛之行。不敢以自決也。于是就彼變好之諸姬。聊與謀歸衛之計。或為女子者。諒女子之情懷。為同伴者。憐同伴之痛切矣。

折講此章。上四句。與已切歸衛之思。下因審歸衛之計也。以衛水未嘗舍衛地而他流。與衛女未嘗舍衛國而不思。亦字有許多感慨意。謂人不如水也。靡日不思。言自父母沒。以至今懷思無日釋也。變字輕以性情溫淑看。諸姬。包下諸姑伯姊。謀是謀其歸。非謀其不歸。故

註云為歸衛之計。諸說多云。謀其可歸不可歸。非謂謀何策可以歸也。似未妥。聊之云者。亦知終不得遂。姑且謀之。以寬其思念之情耳。凡人之情。營私背公。故不詢謀。惟恐人之或知也。衛女思歸。博謀于諸姬。而無所隱。則其情之正大可知矣。○讀首四句。便可見其思歸之心。蓋與泉水日流于衛而不息。此興體中說得好者。極可玩味。

出宿于泲

音濟

飲餞

音踐

于禰

音禰

女子有行遠

去聲

父母兄

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禮反

賦也。泲地名。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禰亦地名。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言始嫁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况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是以問於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云耳。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合參謀之如何。蓋有感于昔之來嫁時也。始所經歷而出。則宿于泲焉。已乃祖道而餞。遂飲于禰焉。當是時。女子有行。父母往送之門。杳乎不可即。兄弟各止其所。邈乎不相及。一去異國。相見無期。固遠其父母與兄弟矣。况今父母既終。寧不欲歸以慰我之思乎。第歸之可與不可。我不能以自謀。問我諸姑必明而熟于計也。我不能以自決。遂及伯姊。必詳而審于慮也。倘謀之而不可歸。則亦不得任情以悖義矣。

析講此章。是追昔來嫁時事。而謀其歸之可否。重在不可歸上。蓋惟知其不可歸。故謀之也。婦人內夫家。而曰遠父母者。外之也。當昔父母在。且有時而遠。况今父母沒。將以何道而歸。衛女之不安于心。全在此諸姑。年長于我者。伯姊。年儕于我者。既問諸姑。而又及伯姊。謀之多人。而不能決也。○孔疏聘禮記曰。出祖釋軻。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注云。祖始也。既受聘享之後。行出國門。上陳車騎。設酒脯之奠。于軻為行始。詩傳曰。軻道祭。謂祭道路之神。先言出宿者。見飲餞為出宿而設。○安成劉氏曰。夫人之嫁。必有姪娣。同姓二國。媵之。亦有

姪婦凡八人。集傳以諸姬為姪婦。諸姑伯姊即諸姬。然則八人之中。亦是夫人姑姊輩行乎。麟士按姪婦為媵。已自可疑。至姑姊從嫁。則必無之事矣。此朱子偶然之失。置不辨可也。

出宿于干

叶居馬反

飲餞于言戴脂載牽

音轄叶下介反

還旋音車

言邁邁

與湍同

臻于衛不瑕有害

賦也。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牽。使滑澤也。牽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還回旋也。旋其嫁來之車也。邁疾臻至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詞也。

合參誠使今日而得歸也。其所由適于衛之路。出宿則于干也。飲餞則于言也。乘此之時。載脂焉而塗以膏。載牽焉而設之軸。以還其駕來之車。而乘之以言邁。其邁臻于衛也。山川無跋涉之勞。道路無歲月之滯。朝焉往而暮可至矣。暮焉往而朝可達矣。至衛之疾如此。于

心固其慰也。然先王之制。父母在則歸寧者。理也。義也。今父母既終。則問安而定省者為誰。同坐而共席者為誰。使漫然歸國。得不有害于義理乎。此我之所疑而未決者。謀之諸姑伯姊。其以為當何如也。

析講此章。是設言今日得歸時事。而謀其歸之可否。亦重在不可歸上。于言。是由本國歸衛所經之地。不是衛地。載脂。謂先以脂塗其牽。其用在脂。故曰載脂塗畢。乃設牽于車。其用在牽。故曰載牽。還車。猶云回轅。不必泥嫁時所乘。註中言如是。管上出宿四句。不過設言得歸則如此耳。不瑕。猶云得無也。一云不瑕有害。非恐其害也。歸之人。其指偏屬于歸。故云亦不至于有害云爾。只云自怨之詞。大是蘇氏曰。言其至衛非有瑕疵也。曷為而不許哉。于言。未註無所考。今按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山。言山。在周時為邢國。今屬順德府唐山縣。則賦泉水者乃邢侯夫人耳。觀衛詩邢侯之姨。想由姊妹之見。復結婚姻之好。故衛女嫁于邢。書此以補傳註之缺。釋文曰。牽車。軸頭也。金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叶它思須與漕叶祖我心悠悠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肥泉水名。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既不敢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

合參夫既害于義則不敢歸矣。然思衛之情終不能以自已也。故鄉景物何一不足櫻吾念哉。彼肥泉衛水也。以昔所見之水而今成隔絕之邦。則怜彼肥泉增永嘆矣。須漕。衛邑也。以昔馳驅之邑而今成隔絕之地。則心在須漕深長思矣。遠父母之國而莫伸夫歸寧之情。憂之所以不可解也。安得駕言出遊于肥水須漕之地。以寫我永嘆悠悠之思哉。亦付之遐想而已矣。夫衛女之思歸者。發于情也。其卒不歸者。止乎禮義也。寧以義而制情。不以情而廢義。衛女其賢乎。先王遺化之遠。于是乎不可及矣。

此是不得歸而思。思肥泉須漕者。係心宗國。即一故國之山川不能不慨想耳。思父母之意。隱然言表。出遊是歸寧。寓言註安得二字。是解經妙法。寫憂非絕望之詞。蓋于不得遂之中。猶有萬一之想。正是靡日不思心事也。○一說既不能直抵衛都。以親問兄弟之安否。苟出遊其地。亦可寫吾憂。猶班超所謂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之意。

泉水四章章六句

揚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豐城朱氏曰。禮緣人情而為之也。則父母其本根。兄弟其同氣。皆人情之不可忘者。而何不可以寧兄弟也。曰。人情有出于天理之公。有出于人欲之私。據禮。女子已嫁而及。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以厚別也。使父母没而歸寧。則誰為之主乎。聖

人于此寧以義斷恩所以存天理而過人欲也。而猶有禽獸其行如齊襄魯桓夫人之所為者。然後知聖人制禮為萬世無弊者矣。○慶源輔氏曰。思歸寧者。思之正也。謀及姪娣。謀之正也。恐害義理而卒于不歸。事之正也。始終一出于正。雖賢士且難之。况婦人乎。○止齋陳氏曰。泉水竹竿。載馳。皆衛女思歸也。泉水竹竿。歷道欲歸之意。終篇惟欲出遊。以驅吾愁思而已。所謂止乎禮義。載馳之詩。其歸尤急。末章猶無可止之詞。蓋泉水竹竿。作于無事之時。故其詞緩以婉。載馳。賦于故國已亡之日。故其詞切以怨。

○北門章

傳官叔以殷畔。仕者苦之。賦北門。

序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耳。

全旨通詩歷叙已之身困。只作三平看。無淺深。首章言已仕于亂世。因嘆其困窮而歸之于天。下二章言已勞于所事而窮困之極。亦歸之于天。總以莫知我艱句為主。每章結句。無可奈何。而自安之詞也。○詩意重君即室人之摧適。亦由不見知之故。

出自北門

叶眉貧反

憂心殷殷終窶

音巨

且貧莫知我艱

叶居

已焉哉

叶將其反下同

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比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殷憂也。窶者。貧而無以為禮也。○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又嘆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於之天也。

合參。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若謂夫人當治平之時。際明良之會。厚寔足以榮身。委蛇足以適志。此大丈夫得志于時者之所為也。何獨我生之不辰乎。彼天地之氣。東南為陽。西北為陰。我也出自北門。則背陽而向陰矣。四顧風景。非

復清明之象。舉足跬步。盡是幽暗之區。我之所處所事。亦猶是耳。是以傷世道之不振。慨吾道之終窮。此心之憂。蓋殷殷焉。使于此而祿養少充。猶可以自慰于懷也。今也。終于窶矣。而無財以為禮。亦且貧矣。而無財以自給。艱難不已甚乎。而人曾莫知我之艱而恤之。則我將何望耶。已焉哉。境遇之遭。是有命焉。天寔為之。吾亦惟順天之命而已。其將謂之何哉。

柳謂此章上二句。喻所事之非。而憂于已。下是嘆所遭之窮。而歸之天也。北門是暗比。不須補正意。詩中暗比甚多。大畧屬于忌諱。便宜含蓄。不可以為比。而遂明言之。孔氏曰。言出自北門。背明向陰而行。猶居亂世。向暗君而仕也。傷遭逢之不偶。所以憂心殷殷。窶者。無財可以為禮。而交際之情缺。貧者。無財可以自給。而俯仰之計窮。但言其貧窶。則不見知于君可知矣。非計利祿也。艱即貧窶。註人莫知之。暗指君在內。天寔為之。單承貧窶一邊。不就北門說。已焉哉。謂之何哉。皆自安之詞。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音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

音責叶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謫。責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謫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

合參。然我之困窮。不止此也。凡王所命。一切旬宣征討之事。既至我身矣。而本國錢穀。兵刑之政事。又一切叢集而埤益于我。其勞如此。則其困于外者。何如也。且又貧窶之甚。室人至無以自安。及我入自外。乃交徧而過謫于我。則其困于內者。又何如也。夫我一身。而內外兼困如此。復何賴乎。已焉哉。天實為之。吾亦安之而已。其將謂之何哉。

王事敦叶都我政事一埤遺去聲叶我我入自外室

人交徧摧徂回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敦猶投擲也遺加摧沮也

合參夫王命之事既投于我矣而國之政事又一切輻輳而埤遺于我其勞如此且又貧窶之甚室人至無以自安我及入自外乃交偏而摧沮于我一身而內外兼困如此復何賴乎已焉哉天實為之吾亦聽之而已其將謂之何哉夫當困窮拂鬱之地而無怨天尤人之詞北門之賢者可謂善于處困矣彼其貽之困者果誰之咎哉

折謙此二章各上四句言困于內外下是安之于天也王事是天子之事如旬宜征伐聘問之類政事是本國之事如錢穀甲兵刑獄之類適我到我身也敦我擲我身上不顧恤也埤益埤遺無非輻輳叢聚之也此以困于外言室人指一家父母兄弟妻子言方見交謫盡人而責曰交每事而責曰偏謫者責其貧不能養推則摧折沮抑拂亂其所為矣此以困于內言已焉哉三句是總承上兩項說○陳式甫曰王事政事是世亂君暗之故室人交謫是終窶且貧之故○華陽范氏曰關雎之化行則婦人能閱其君子至于衰世則室家日見

而有不知其心者

北門三章章七句

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懣懣之詞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為忠臣也

疊山謝氏曰鹿鳴四牡之燕樂出車扶杜之勞來一人之勞苦君無不知一毫之事功君無不報此先王所以體群臣也千載治安根本蓋在于此北門之忠臣至于終窶且貧祿不足以代耕矣出則當王事之獨勞入則當政事之煩苛室人不能忍饑寒而交徧謫之此人情所難堪者上不怨其君下不怨其家窮而呼天亦無一毫怨天之詞此樂天知命之士也有臣如此而不能忠信重祿以勸之衛之所以亡也

○北風章

傳邶國危亂士民去之賦北風

序北風刺虐也衛國竝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

攜持而去焉

全首通詩是歷喻國家危亡之有象而同友去亂之宜速也只重見幾而作同行同歸同車總是一意不必以貴賤分淺深風雪狐鳥非真有此事特借風雪以言愁慘之狀借狐鳥以言不祥之徵亦有天道變于上物類變于下之意此時尚未至于危亂先有此氣象矣若真是危亂則無可去之義即去亦不得謂見幾而作也○此詩三章亦俱暗比

北風其涼雨

去聲

雪其雱

音滂

惠而好

去聲

我攜手同行

戶叶

反郎

其虛其邪

音徐下同

既亟只

音且紙下同

且

音疽下同

比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雱雪盛貌惠愛行去也虛寬貌邪一作徐緩也亟急也只且語助辭○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寬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

合參賢者相戒避亂而作此詩若謂國家之變每徵于有象而君子之智貴炳于幾先今也觀象察時可不為避亂計哉彼北風其涼而寒威之凜冽雨雪其雱而重陰之盛布不猶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乎如是則可以去矣子之于我素有相好之情尚其携手而行焉為避難之計可也然此行也其可以寬可以徐乎彼其亂非一朝禍在且夕其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苟其不速安知禍之不我及耶

析講紀綱廢墜國勢陵夷所見無非不好的景象比意非指一物而言但不必明就人政說所謂暗比也携手同行見群然欲去非止一

人既亟只且見去亂已急更不容緩同行是未然之事蓋心中欲如此也其虛句尚有遲回却顧冀一日之清明既亟則勢在且夕已挽回不及矣○慶源輔氏曰惠而好我携手同行不忘故舊之仁也其虛其徐既亟只且見幾而作之智也

北風其喈音皆叶雨雪其霏音非惠而好我携手同歸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喈疾聲也。霏雨雪分散之狀。歸者去而不反之辭也。

合刺不持此也。彼北風其喈而有亟疾之聲矣。雨雪其霏而有分散之狀矣。然則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亦猶是也。如是則可以去矣。子之于我素有相好之情尚其携手而同歸焉。為去亂之謀可也。然此行也其可以寬可以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亟而去不容稍待矣。苟其有待安知禍之不我臨耶。

析講 登山謝氏曰北風怒而有聲則不止于涼雨。雪霏霏而密則不止于雪。見禍亂之愈急如此。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

既亟只且

比也。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鷗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亂可知。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

合參且今日之所見。凡赤者皆狐也。無有赤而匪狐者。凡黑者皆烏也。無有黑而匪烏者。夫狐烏乃不祥之物。今國家所見皆反常之物亦猶是也。如是則可以去矣。子之于我素有求好之情尚其携手而同車焉。為速患之策可也。然此行也其可以寬可以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亟而去不容遲回矣。苟其遲回安知禍之不我乘耶。夫知亂之將至而欲去之亦可謂炳于幾先矣。獨惜賢者之盡去而衛之終

不可為也

柎講即狐鳥之不祥。以比所見之物。皆如狐鳥之不祥。有狐媚滿朝。烏合為黨之意。亦借以喻其危亂之兆。非謂所見者即狐與鳥也。貴者亦去。未註。只想像其時。蓋必有在位而隱去者。非既與賤者同行。又與貴者同車也。○莫匪二字須玩。見觸目皆是也。鄒臣虎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的氣象也。觀此。則泛指將亡之妖孽。如日月薄蝕。山川崩竭之類。說為是。時說多從疏義。就不良之人。不善之政。不美之俗說。此就人事之失。上言更詳之。

北風三章章六句

疏義曰。北門之處。困忠臣也。北風之去。亂智士也。北風與十畝之間相似。然彼則其意舒。其詞緩。猶之可也。此則危迫已甚。而去之當速矣。

○靜女章

傳時不尚德。陳古以風之。賦靜女。

序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全旨通詩總一愛字盡之。首章是未見而望之。之至。下二章是既見而贈之。厚也。未見而思。既見而贈。乃得所贈。而悅其人。又因悅其人。而美其贈。無非輾轉愛戀之意。曰俟于城隅。不止淫于家矣。曰自牧。且逐于野外矣。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

厨音

賦也。靜者閒雅之意。姝美色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也。踟蹰猶躑躅也。此淫奔期會之詩也。

合參此淫奔期會之詩也。若謂男女之際人之大欲存焉。而况美如之子。尤吾心之所獨切者乎。惟彼靜而間雅之女。其色則姝然而美矣。始也與我相期。而俟我于城隅幽僻之地。誠欲一見之為快也。何美人之遲暮。使我中心愛之。而不得即與之相見。是果愆期而爽約乎。徒令我搔首長望。欲行也。而疑其或來。欲止也。而又疑其不來。殆踟躕躑躅于城之隅。此時此際。寔有難以為情者矣。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靜女俟已以赴其約。下言未見而切于情也。靜註訓間雅之意。以態度言。淫奔之人。不見其可醜。而但見其可愛。故以靜女稱之。非真間雅也。搔首仰望之狀。踟躕者。既前而復却。方退而後進。益恐其或至。而難決于行也。○廬陵歐陽氏曰。衛俗淫亂。幽靜難誘之女。且然。則其他可知。是又以女為果然間雅矣。愚謂以女為果然間雅亦妙。乃愈見俗之淫也。

靜女其變貽我彤彤

音同管

叶古

彤管有煒

音偉

說悅

音懌

女美

賦也。變好貌。於是則見之矣。彤管未詳何物。蓋相贈以結殷勤之意耳。煒赤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悅懌此女之美也。
合參未幾而女且至矣。但見靜而且變。何顏色之少好也。以是女而使我得沐其清光。其心已甚慰矣。且貽我以彤管。以結殷勤之意。夫是彤管也。煒然赤色之可美。若與變好之容。相輝映焉。是以既得此物。又悅懌此女之美。而欣喜生于望外也。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哉。析講此與下章就既見時說。上二句言靜女贈已之厚。下是受其物。又愛其人也。變猶姝也。俱言其色之美。廬陵歐陽氏曰。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是何物。曹氏曰。彤漆之管。蓋樂器之屬。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

音汝

之為美美人之貽

與異同

賦也。牧外野也。歸亦貽也。荑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荑而言也。○言靜女又贈我以美。而其美亦美且異。然非此荑之為美。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

合參由是離城隅而游于牧也。野外有荑矣。靜女乃自牧而歸我以

美于以結繆繆之意焉。其美之始生也。洵美而且異。非猶夫常物也。然豈汝美之為美哉。非也。特以貽自美人。因人之美。故覺物亦美耳。予敢不與彤管而共珍之哉。夫淫奔之相悅而不知其可醜如此。則衛之政教淫僻。不美甚矣。

附講此章上二句言靜女所贈之美。下因推其所以美也。美其人。因美其物。總是相愛之情。溢于物外。歸美。非真以此為貽。只是淫女偶以此相戲。而男子以為貽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章

傳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賦新臺。

序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

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全直此詩三章。雖有賦與興之別。總要見所得非所求。意止言齊女之失配。而不言宣公之瀆倫。乃是詩人溫厚之旨。

新臺有泚

此音

河水瀾瀾

米音

燕婉之求

渠音

藜除

除音

不鮮

斯淺反叶
想止反

賦也。泚鮮明也。瀾瀾盛也。燕安。婉順也。藜除不能俯。疾之醜者也。蓋藜除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為困。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鮮少也。○舊說以為衛宣公為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言齊女本求與伋為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

合參舊說以為衛宣公為其子伋娶于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若謂不可亂者。男

女之倫不可越者。婚姻之禮。凡民皆然。而况尊居民上者乎。我衛之河濱。舊無是臺也。而今胡然有是臺也。新作斯臺。其制則此然而鮮明。俯瞰河流。流水則瀾瀾而其感。是臺固美矣。而築是臺者何哉。所以要齊女也。夫是齊女。定配于納聘之初。本為燕婉之求也。而反得此遽條。不能俯醜。疾不鮮之人。豈其初意哉。所得非所求。其貽臺之羞多矣。

新臺有洒

音堆叶

河水浼浼

音每叶

燕婉之求 遽條

不殄

賦也。洒高峻也。浼浼平也。殄絕也。言其病不已也。

合參我衛原無是臺。今新作斯臺。其制則洒然而高峻。俯視河水之蓄。則浼浼而平滿。是臺固美矣。而築是臺者何哉。所以迎齊女也。夫是齊女。定偶于納采之日。本為燕婉之求也。而反得此遽條。不能俯醜。惡不殄之人。豈其初懷哉。所得非所求。其貽臺之辱甚矣。

抑講二章。各首二句連看。謂此臺臨于河水也。河水遠于臺下。言水之盛。益以見臺之美耳。新臺者。舊無是臺也。可見滅理瀆倫。自宣公始。不可認作臺名。註鮮明高峻。皆自水中臺影而言。燕安婉順。謂安于理而順于情也。據后戀伋通頑。豈得謂之燕婉。此燕婉云云者。但為初淫時言之耳。遽條。今龜胸。戚施。今駝背。歐義。遽條偃人。不可使悅。戚施。僕人。不可使仰。宜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為比。既無人道。亦非人形。以明其俯仰有愧云耳。麟七。按不鮮。疑與天壤之間。乃不鮮此人。甚惡見之詞也。又上玉按。不鮮。指疾言不指人言。觀下節集註。不殄。言其病不已也。可見不鮮多也。猶言其疾醜的多之意也。二說俱通。○新臺臨河。今澶州遺址尚存。

魚網之設 鴻則離之 燕婉之求 得此戚施

興也。鴻鴈之大者。離麗也。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興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

合參彼魚網之設。本以取魚也。而鴻反離于其中。所得非所求矣。况齊女之來嫁。本為燕婉之求也。而反得此戚施不能仰之人。則所求

者未之得。而所得者非所求矣。又豈其本心也哉。夫賦新臺之築。以指其事。即遽際戚施之疾。以形其惡。詩人之刺惡。可謂嚴矣。聖人存之以為戒宜哉。

析講此章。即設魚網而反得。鴻興求燕婉而反得施戚也。

新臺二章章四句

凡宣姜事。首末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未有考也。諸篇放此。

三山李氏曰。聖人存此。以垂戒後世。宜懲其轍。而乃有踵其惡者。楚平王納太子建妻。唐明皇納壽王妃。此三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之子伋壽。皆為所殺。惠公奔齊。子懿為狄所滅。楚平王有鞭尸之禍。唐明皇身竄南蜀。幾失天下。則知淫亂之禍。其報如此。可不戒哉。○今按。詩以新臺次靜女。見衛國淫亂之俗。皆自宣公啓之。後世宋仁宗時。講官不欲講新臺。仁宗謂聖人

刪詩。義存勸戒。不當有避。可謂得古人垂訓之意。

○二子乘舟章

傳宣公殺其世子伋。及母弟壽。衛人傷之。賦二子乘舟。

序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相爭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全首通詩。以思字作主。首章見其去而憂之。二章見其不歸而疑之。總是發其思念之情也。須會詩人明知二子之被害。猶不明言者。為君諱也。然其詞隱而彰矣。

二子舟乘汎汎其景兩反顧言思子中心養養

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舊說以為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

合參是詩。國人傷二子而作也。若謂天下之變生于不測。而孝友所激者往往罹其變焉。旁觀之人能不為之係情也耶。吾重有感于二子矣。嗟我二子。自中葦之言行。而如齊之命下。其乘舟而渡河也。或出于從父之命。或出于愛兄之情。遠望齊庭。既踟躕而不進。回思故土。復惆悵而難歸。惟甘心長往。與波上下。汎汎然徒見其影之去而已矣。夫二子皆衛之冑嗣也。胡乃凌萬頃之茫然。徒作波濤中影也。故我願言思子。臨河流而慨想。行色淒然。事變難料。生死存亡之慮。交戰于胸中。中心為爾養養。而靡定焉。吾其如二子何哉。

補講此章。是心憂其去。憂者憂其見將殺也。汎汎其景。是摹寫渡河時。影與波光上下。有顧影可憐之意。而此舟一逝。即其影不可復見。何等淒楚。○一子先去。吾已憂之。一子繼去。吾愈憂之。徒見其景之汎汎而已。雖欲救之而不能。故思而憂之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賦也。逝往也。不瑕。疑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也。

合參二子之乘舟渡河也。泛泛然其逝。愈去愈遠。並其影之不見焉。夫旋齊之期。指日可俟。胡見其去也。未見其歸也。故我願言思子。意者知禍而不知避。爾兄弟其不免乎。不然。何其一往而不返也。夫割天親之愛。以徇杜席之私。忍骨肉之情。而付盜賊之慘。若宣公可謂無人心矣。而詩人猶終不顯言其死。以彰君之惡。無亦悲傷之切。而不忍于言矣乎。

析講此章。是心疑其不歸。疑者疑其已見殺也。汎汎其逝。併其影亦不見矣。○一子先往。吾已疑之。一子繼往。吾愈疑之。徒見其逝之汎

言經正解卷之三
六十六
汎而已。意者知禍而不知避。或不免于
害乎。二章各末句。要見傷悲激切之意。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太史公曰。予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
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
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
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朱子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謂二人皆惡傷父志。而終于死
亡。其情則可取。雖于理為未當。然視夫父子相殺。兄弟相戮者。
則大相遠矣。又曰。及當逃避。使宣公無殺子之事。不陷于惡。乃
為得禮。如不忍去而死之。尚可也。壽無救于兄。而重父之過。其
死也。亦何為乎。但國人憐而哀之。故聖人錄國人之情。著宣公
之過。亦以見二子事親之道。有未盡也。舜之事瞽瞍。烝烝又不
格。姦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此舜之所以為
法于天下也。○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為世子。代立。是為惠公。

左右公子。怨朔之殘忍。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
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頹為王。惠
公奔溫。後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
狄乘其釁。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極矣。父子兄弟之間。相
戕相賊。不惟流毒子孫。啓禍戎狄。以之殺身忘國。其餘殃所漸
且稔。王室之禍。蓋綱常道盡。天地幾于傾陷矣。推原亂根。始于
夫婦之不正。衽席之禍。一至于此。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意
深遠矣。○六帖詩人已知二子之見殺矣。然但曰遇害。則一言
已竟。豈不索然無味。今不言其死。而曰中心養養。曰不瑕有害。
但想其去時之光景。而設為憂疑之詞。則其中有無限含蓄。無
限傷悲。寥寥數言。却有千萬言所
不能盡者。此所以稱風人之致也。

邶十九篇七十二一章三百六十二句

安成劉氏曰。衛三十九篇。而邶風才十有九。然觀綠衣。則妾僭
嫡矣。燕燕。則臣弑君矣。谷風。則夫婦之道乖。新臺。則男女之倫

